

漢唐通鑑

口口藻

二十六卷之三十一卷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六

屏石戴

環著

劉晏知取予

洪範八政食貨為先人生之本在食貨而已
 失然惟公
 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糶耿壽昌
 之常平則
 庶乎取之民不怨予之國不乏矣若夫後世
 之平準推
 鹽皆不過為富國之計而豈有愛民之心乎
 天自河北
 驛騷廂堂以饋餉為重總司以給餉為難州
 郡以轉餉
 為苦邊關以請餉為急劉晏之總利權也謂
 之予人不
 乏則有矣蓋其制萬物低昂以佐軍興使唐
 中饋而復
 振晏之力也若夫取人不怨未之聞焉夫利
 萬物之所
 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利於己必害於人
 晏之言利



也聚財爲急而豈有寬洪博大之意以導利而布之上
下乎使其能導利而布之上下則黎民有富庶之效而
其棠之愛自形矣亦何自而生疾哉

劉晏可法五事

劉晏可法五事一曰用士類二曰養百姓三曰省吏員
四曰永久之慮五曰決事之速此其言皆有理非獨可
施之轉運也惜乎一切施之理財之間而國是多缺絨
默不顧彼固曰吾職轉運而已矣不知陸輓川漕山摘
海煮何莫而非民之膏血哉天子者父母天下而置之
生養安全之域也人臣輔天子以養民者也今稅間架
除陌錢借商縉民之病也極矣晏乃坐視弗救於心忍
乎故史謂其躬持籌算宜大賈事非可久貽後之道蓋

有見於此矣

宦官詆文臣

天地間至尊者道而道之曰顯者曰文所謂文者不徒矢
而爲謨作而爲訓誦而爲註而已窮則以孝弟忠信淑
諸身達則以仁義禮樂顯諸用此之謂文臣而國家所
倚賴者也乃若口誦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而
已安得謂文臣哉德宗時張涉薛邕以文學鳴相繼以
匪敗則是小人之行而已而宦官動輒以此詆文臣可
乎夫涉邕之以賊敗非文之罪也正因名爲文而不知
所以文耳若使文臣必將祿以天下弗顧也係馬千駟
弗視也而豈敗於貪哉德宗於此正宜於文臣中審擇
其人品高下而用舍黜陟之途胥此焉出奈何比司之

言先入胸中反以闖人爲心腹以忠賢爲寇讎是因噎而廢食因溺而廢汲也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宜矣
秀實以笏擊泚

笏之制始於漢而承於唐唐五品以上用牙六品以下用竹木要之皆書啓白備遺忘而已故記曰將適公所進象笏則笏豈擊人之物耶然吾聞之溫嶠以笏擊錢鳳矣宋璟以笏擊張昌宗矣是皆忠憤所發也何獨於秀實之擊笏而疑之夫泚以人臣而謀稱帝逆賊也秀實以笏擊之其以身死橫刃若可謂殺身成仁也自愚觀之人死非難而從容就理爲難秀實初從朱泚之召而勸之奉迎乘輿亦可謂不知人矣愚謂將士踰垣入劫之時死之可也又不然勸之奉迎乘輿而泚不悅於

此死之亦可也夫何而不決之於早而猶爲司農卿哉朱泚僭號之日然後以笏擊泚則亦晚矣故先儒謂秀實之死苴草而死是也然視李忠臣蔣鎮姚令言張光晟李楚琳爲泚所用者誠不啻麟鳳之於犬羊也贈爲大尉謚爲忠烈豈不足爲千古之馨香乎昔孫棋銘文貞之笏有曰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烈笏不可折吾於秀實亦云然

杞排懷光

凡姦臣進說於君始則巧佞有可信之機終則暴露有莫掩之迹杞之悞國久矣朱泚唱亂劫攻天子此其反叛之心雖三尺童子知之矣而豈謂泚忠謀保其不反

且既殺楊炎又殺崔寧作威作福莫此爲甚李懷光請德宗誅之誠是也奈何久爲其所排遠來赴難咫尺天子不得一面而行遽趣之討賊激成反叛哉蓋德宗於忠賢之言百不從一而小人之言聽受如響凡所以再致播遷皆自取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阻然則德宗之寘身失國將誰咎哉

懷光奏貶盧杞

盧杞陷顏真卿殺楊炎戮崔寧妬賢嫉能重權罔上罪固不容誅矣李懷光奏請貶之亦少快於人心者但未見上而與人數言盧杞之姦此杞之讒言得以入而咫尺不得見天子也然懷光頓兵不進而抗暴杞罪則亦近於鬻拳之兵諫甚非人臣忠順之道也懷光於此當深

自愧恨自歸一可敗則庶幾少贖前罪矣而乃與朱泚通謀待天使不敬移軍據咸陽于時張名振幕使也而呼之軍門石演芬養子也而奏之朝廷李景畧賓佐也而勸之單騎詣行在趨鷹昇將士也而通渾瑊高郢李鄘虞候也而通馬燧至於其子璀以父屯咸陽不進而奏於上知其必負陛下是懷光叛逆之心一萌而內外之心已離矣此李晟謂懷光有五不可赦而馬燧二十七日之功以著也然則盧杞不過姦臣而懷光坐叛臣矣又何以奏貶爲哉

罪已詔

德宗以藩鎮之叛而悔過降號下詔罪已以故聞者涕流而諸將效死叛夫請罪是誠何以百萬之師而力殫

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決出。况惜其特赦令之虛文耳。夫大人不倡浮言。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德宗之詔則不然。賢才國家之所恃以安也。姦佞國家之所由以敗也。下詔未幾。而斥蕭復。罷姜公輔。用裴延齡。且間架之類。雖除而進。宮市之政。百出。然則向之詔令。不過出於文人之手筆。而豈王言如絲。斷自由衷。如盤庚所謂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者哉。嗚呼。式訛爾心。以蓄萬邦。曾有言不顧行。如德宗者。而能逃播遷之辱哉。

以輕已罷蕭復

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重。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故人主不重。人之輕已。而患人之畏已。畏則逆耳之言。不敢入。而人主之勢孤矣。盧杞奏事。順旨。此豈尊其君

哉。朱泚之叛。懷光之逆。皆相召之也。故蕭復初劾。犯不忠。此非輕其君也。蓋欲屏斥姦人。以肅清朝野。而王君身無過之域。豈非尊君之大者哉。考史。復初。郤王縉之求。豈何其劄料。張鎰之蹈禍。何其明薦。常臯之為相。何其公德。宗以輕已。罷馬。不亦悖乎。噫。復在朝廷。重如九鼎。復去國家。輕於鴻毛。然則藩鎮跋扈。生民塗炭。德宗自取之耳。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復初或未之思乎。

李晟謀興復

德宗之不上。顧不幸哉。方朱泚懷光。搆兵結援。聲勢猖熾。自謂燎鴻毛於紅爐中矣。西平王獨能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而能肅清宮禁。祇謁寢

園何哉蓋一念忠誠仰貫日月觀其斬劉德信誅王斌
効尹元貞誅田希鑒表李觀皆為國不顧家為君不顧
身故為之將士若駱元光戴休顏輩薰濡感激自奮投
石超距之勇收斬將擐旗之勞矣尚何逆賊之不足平
乎

獻瓜得官

傳說告高宗曰惟衣裳在笥謂名器不可假人也凡人
君所以尊無二上以威福之柄自己出而可以榮貴人
也故夫官爵者人主所以厲世磨鈍而尊於天下也故
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而已德宗幸梁州在道有獻瓜
果者固好義之人矣然吾聞之婦人之誓瓜桃李梅而
已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締為國君削瓜者華之中以

綵彼獻瓜者豈知此禮也哉借使承之以雕盤慕之以織
綺耳逾蜜房冷亞冰圭猶不過黃翻白縛小青大班狸
首虎蹠之類而已豈官爵之貴哉德宗受其瓜而賞之
錢帛足矣而何為以試官授之雖曰試官無名無損於
事然而突銛鋒挑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此酬之
若以獻瓜果者亦以此授之則將士必謂以吾之命同
於瓜果矣此陸宣公有視人如草木之諫也嗚呼宣公
有經濟大才而不能盡其用反為說說罷相則待大臣
不如獻瓜果者矣國家安得不亡乎

陸贄內相

德宗居艱難之中每事必咨陸贄若可謂付托得人者
然在易鼎之六五曰鼎黃耳金鉉利貞謂當用賢勿貳

而始終一心也夫何奉天之圍方解而內相之寄以虛其或貌雖從之而心實拂之未幾裴玄齡拜相而贊忠州之貶矣今考敬輿所論奏皆烈烈忠義之論直可追典謨訓誥之風若使德宗舉而措之豈但可免竄身之禍而三代之治亦庶幾其可與哉云何迷耳之言不利於聽在翰林十從六七自爲相十從三四天下安得而不亂乎

姜公輔直諫

事君以防微杜漸爲良計唐安造塔其費雖微然一椽一瓦皆取之民也姜公輔諫之深得宰相之體矣然愚以爲公輔之所以諫其君者未盡也夫佛乃異端之教公輔於此直當力排其說而引之當道則論道經邦

之責盡矣蓋闢佛之教當急而造塔之費可緩正道既崇則邪說自息矣夫何徒知財用之不可費而不知佛教之所當排故德宗因以賣直憾之而左庶子之命下矣或曰公輔正直人也豈不知佛教之所當排乎以愚考之公輔詣陸贄求官後求爲道士以元老之尊而入黃冠之流則造塔之諫其果陷於弗知矣嗚呼奏疏百篇炳若丹青者尚弗克用况公輔以異端之學而欲致主王道其可得哉昔人以公輔爲戊大夫不知道蓋有見於此

天生李晟爲社稷

李晟能平朱泚之亂非以軍力之強實由忠義之感動人也然晟果非古社稷臣歟曰晟孤忠特立不慕英衛

而嘗慕魏徵真軍國之保障公侯之干城矣致堂謂追跡汾陽不唯可將亦可相是也所可惜者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以聲色之感而召張延賞之辱豈社稷臣所爲乎夫德宗以晟爲社稷則宜以股肱心腹之任委之矣奈何聽張延賞之譖奪其兵柄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卒使吐蕃劫盟爲國大耻然則渭橋之立石凌煙之圖像靈座之賜蓋亦虛文矣哉

陸贄諫用兵

人臣叛逆天下之大惡所聚亦天下之大刑所歸是其心每畏朝廷之討而扇惑四鄰以爲摘角之勢故討其一則三五來援擊其中則首尾相應此爲叛臣之故智也陸贄以河中既平且勿乘勝討李希烈蓋亦防其扇黨搆援而召建中之變也此老成謀國之慮不亦深切著明哉德宗果用其言而希烈自致內亂惜不能盡用其策而其效止此也

脫巾求糧

唐太宗立府兵之法寓之於農其有變則兵甲芻糧皆自豫備而不必征之於官此最近古之法也夫何張說林甫變法之後兵與農分而其國計空虛軍餉艱難蓋緣安史之亂第五琦以財用輸之內帑積之大盈而謀國非人盡委於宦官之手故斯人有坐糜廩粟之患而雖江海不足實漏卮矣夫萬竈雲屯張頤待哺興師百萬日費千金有兵而惧於用是奴其兵也有財而輕於用是罄其財也有食而耗於用是蝗其食也嗚呼年

中之穀斛不登羗人敢於爲逆祁山之糧運不繼英雄
所以無功此脫巾求糧之呼見於興元之時又何怪軍
士有脫巾之呼也或曰朱泚之亂大盈之積盡皆爲泚
所有此軍食有皇皇不給之患乎愚謂府兵之法復雖
倉廩不給而民食自充亦何匱乏之足憂耶要之口分
世業之制壞而爲兼併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則府
兵之所以難復也噫是故求助邊鄙之下式不若得紆國
之文子使當時有能知所從來之弊而爲之力圖急著
以拯溺救焚爲規模則庶無上蔡下陵之漸乎

吐蕃劫盟

夷狄之人以變詐反復爲常蓋狡兇藏姦必有三窟犬
羊革面猶懷二心其背盟失約固不足責所可憾者以

廷臣懷私怨議國計安得不敗乎唐德宗之時國政多
缺吐蕃求盟此豈慕義而來哉蓋所畏者李晟渾瑊馬
燧欲因盟而傾之然後縱兵犯長安如蹈無人之境矣
此吐蕃求和之意也于時馬燧爲之請於朝則亦驅而
納之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獨惟李晟切諫以爲戎
狄無信不如擊之之語深中事情如謀國者此唱彼和
有交懽之義如張仲之於尹吉甫如陳平之於周勃如
魏相之於趙充國則一舉而吐蕃可滅矣夫何張延賞
以小人之怨而與晟相爲矛盾卒之渾瑊會於清水易
服未幾而鼓譟大至唐諸將或殺或擒四面楚歌嗚呼
此仲尼作春秋凡書盟者惡之也其以此夫

李晟何如人

李良器自少從王忠嗣於河西號萬人敵從李抱玉於靈州以千軍勝誠一代之良將也觀邢州之役立談釋二帥之憾涇卒之亂號泣赴奉天之危可不為忠義乎料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詐阻星變之議移渭橋之師可不為應變乎鮮帶結忠孝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怒疾惡有楚琳之請懲亂有希鑿之誅可不明於決斷乎而德宗聰聽不明使困讒邪之口雖立渭橋之石勒凌煙之名亦何心哉吾謂于時名將稱馬燧渾瑊李晟三人而已然師入長安而人不知晟可謂仁義之將不特可將殆可相也然竊嘗惑之晟有兩婿不能處之以禮使得附張延賞以騰謗於朝其人朝稱疾懇辭方鎮是矣乃晝夜泣目為之腫何哉晟嘗慕魏徵之為人矣而

畏讒邪屈權勢果徵之為人乎夫延賞小人不足責也西平前既數其罪後又稱其可相是以人之相與不相係我之和與不和也抑亦惑矣吾嘗謂聽勸和之詔不若李泌之遊嵩華也為子受請婚之辱不若元齡之奏仙客也伐大安之竹不若伐茗溪之茶也驚妖僧之獄不若守為僧之疏也此又責備之意也

馬燧何如人

馬洵美自少有濟四海之志不肯老一儒此亦投筆取封相類也今考其行業尉趙城則戮死囚以駭虜之心刺隴州則設樵槽以塞虜之路在汴則破賊狼軍在河東則作後獵車自是而窘田悅平河中兵威所指勢如破竹燧可謂名將矣故憲宗賜台衡之銘榜義堂之

額列凌煙之畝定莊武之謚不亦宜哉然君子有憾於
燧者燧之將畧有餘而德器不足也何也涇師之亂國
勢岌岌此主憂臣辱臣不愛死之秋也乃與李抱真不
協各當一面逗遛不進師遂無功是知有私忿而不知
有公務也忠臣可如是乎至於尚結贊之儉謀雖柳渾
書生亦知其詐也而燧堅言可和卒使堂堂天朝爲大
羊所侮由賴公許和釋兄子以報之言觀之謂燧不知
其詐而許之則非也燧附張延賞心知非是而雷同和
之也然則以伐暴拯民之師爲瀟艾效結息之地豈所以
望於名將哉

渾瑊何如人

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以騎射聞觀其殺李立節於

河北敗李國臣於秦原走朱泚於奉天破韓昊於武功
誠可謂勇將也然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
恭向微駱元光韓遊瓌有備瑊亦不免血刃矣然則瑊
有猛志而無英才者乎或問瑊與燧孰賢曰燧沉雄才
力先計後戰鬪必決死名蓋一時固非瑊所能及也不
然何瑊有言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果大過
人者吾不逮遠矣夫豈虛辭退托哉其自知之明亦良
心所不泯也然則德宗臨軒授鉞用拜韓信故事是以
瑊爲韓信也瑊果有信之類歟曰瑊有勇而無謀夫豈
與淮陰同日語乎或以瑊方之金日磾固以日磾夷種
瑊相若也愚謂奉天之危瑊以忠義激將士能變危爲
安者瑊有力焉馬何羅之變日磾先時誅之迹相類矣

故城能以咸寧王終其身而謚為忠武焉噫忠武謚豈
易得哉

陽城論延齡

天下有大是非人心有公議論然投忌器之鼠者常滔
滔而驅當道之豺者每寂寂陽亢宗為諫官廷論延齡
作相欲取白麻壞之可不謂有直臣之風乎然愚特惜
其毫釐不伐致成斧柯耳蓋自延齡為集賢殿學士已
非一日迹其以聚斂為長策以欺君為常事城為諫官
已六年則豈不知延齡底蘊而乃坐視其滔天之罪而
需七年之久然後上疏劾奏哉夫向也作不鳴鴈今也
作獨擊鵠向也作瘖葉蟬今也作秋天鶚何先後之不
倫至此耶在易論小人剥床膚不若剥床足之時其患
淺類豕牙不若犛童牛之策其勢易故胡寅以城未知
陰陽消息之義也蓋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庭
非慟哭之地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踈質直野之態耳
使上必欲相延齡逐城而行之亦何以禁之哉

諸道進奉

嘗讀禹貢珠琳琅玕固所寶也而鉛松怪石亦俾之籍
玄纁璣組固所重也而柁枯礪砥亦俾之效蓋任土作
貢各以所有而可繼也周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亦有定
額初非貢賦之外復有貢也自入春秋事一變矣責供
貢於楚而楚以虛文應責彝器於晉而晉以故典辭責
金車於魯而魯以私求議嗚呼豈意先王之貢法至唐
德宗而大壞之甚耶考史德宗以奉天窘乏還宮刻意

取歛吾意黃放白催政苛猛虎民窮吏悍毒甚賦蛇百
官欲媚竈而入曲徑而進安得不爲進奉之名哉是故
諸方藩鎮有日進有月進有以刺史進有以幕僚進彼
豈美芹而思至尊載績而思公子哉不過剝民財割國
賦刻吏祿市恩希寵耳詩曰俾人之心予何其臻其德
宗好進奉之謂矣然則何以服藩鎮之心乎

李泌薦陽城

李泌薦陽城爲諫官而城果能廷論延齡以直聲震天
下泌可謂知人之明矣然愚特惜其薦竇參董晉之事
深爲泌之大病豈人藏其心有未測識者歟然愚以爲
知子者莫若父泌尚不能教子安能以薦賢哉何以言
之李繁泌之子也城欲密教延齡罪惡有忠臣孝子必

將與城附奏而肅清君側矣奈何繁以情告延齡使彼
得以詣闕陳謝而城反放逐之何其父薦之而其子陷之
耶嗚呼劉向論王氏而其子歆爲之畫壽李泌薦陽城
而其子繁爲之陷阱噫安得不以春秋之法責其父哉

陽城何如人

陽亢宗司國子業令諸生歸省是欲以忠孝化人也然
愚以爲亢宗知孝矣而不知孝之道何也不孝有三無
後爲大城少苦無書爲吏集賢院竊書讀之六年無所
不通固矣然讀書而不知所謂孝也城有弟曰堦曰域
相友善不肯娶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旣娶則間外姓雖
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終其身其與元德
秀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者相似焉是知兄弟之情不

可疏而不知祖父之嗣不可絕也夫有天地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故夫婦者三綱之首詩重關雎書記釐降易首咸恒禮謹大婚有以也城爲第德秀爲母皆不娶終身然則絕滅種類無父無君之所爲也吾不意亢宗爲人韓愈謂之善人歐陽脩叙之高行柳宗元擬之孟軻而以矯激之行賊吾道之正哉

贊不負天子

贊入朝以來奏議數百篇議當時病切中膏肓擊鑿率皆仁義禮樂之論雖董子賈生言事皆莫之及也觀其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也他無所恤此即諸葛武侯鞠躬盡瘁不恤利鈍之心也然君子所憾者大臣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贊爲學士時言聽計從者尚多

也旣而爲相與實參等小人秉筆一羊而九牧吾道無可行之望矣且廷論延齡而德宗去佞如拔山則當爲鳴夷浮舟留侯辟穀然後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也乃隱忍不去其忠州之貶何耶吾嘗謂贊之爲人可謂安社稷爲悅而於天民之道未之盡乎

贊不負所學

陸宣公當國勢搖兀之時而每以仁義匡其君觀其奏議所載通達國體曲盡民瘼非有經濟之學不能也其所謂下不負所學信然矣然愚特惜其斥黜之後但闔門爲古集驗方則其所學者亦狹矣夫六經乃仁義之陶鈞道德之橐籥也然易微於九師春秋散於三傳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而爲禮之衰不在於六戴小戴

自是諸儒黨同伐異競開門戶出入主相為枘鑿此君子之所深憂也贊以道學自任則豈不可獨抱遺經援尋正緒參求至理探討微言而乃區區集古醫方亦異乎古之為學者矣

王叔文死友

友道不明於天下久矣重言托朋友對面疑九峯李太白之謠也緬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白居易之嘲也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子東野之詩也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此古今之通患也王叔文與劉禹錫柳宗元等定為死友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不妬不忌相為唱和其得交友之道乎愚謂此乃朋比為奸同惡相濟正王法之所不容也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叔文

奕秋小數待詔供奉雜於伎藝卜祝之間此正孔子所謂鄙夫不由其道者其定為死友吾何誅所可憾者以陸淳之明於經呂溫之優於史柳宗元之妙於文劉禹錫之工於詩彼其平日以文章自負而今也脩之家壤之天子之庭顧不能擇所從而比之匪人是亦鄙夫之流耳孔子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若數子者使遇大舜寧免四凶之誅哉

黃裳請以法制藩鎮

唐室之亂大率以藩鎮專橫朝廷不能討反授節鉞若肅宗之於侯希逸代宗之於田承嗣德宗之於于頔寵之太深縱之太過使人視之若戎狄不敢犯憲宗即位之初而劉闢專據西川復求三州此其溪壑無厭之欲

效尤前人乃王法必誅不赦之賊也黃裳獨請用兵討之其得謀國之道乎愚謂黃裳之言似矣而未循其本也夫藩鎮所以敢爾抗衡固歷代姑息之弊然所以招徠而懷服之者獨無其道乎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凡此皆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不戰而屈人兵者也黃裳於此正當勸君以脩身正心親賢明政則暴慢者獻其恭獍狡者輸其忠彼跋扈不臣之輩方將革心易面而自化爲臣子矣如是而猶有不服者方始以順討逆而以法度繩之則天下響應而王師所向無敵尚何天下不可得而理耶今不務脩德徒以法度裁藩鎮此所以一賊甫平群盜四起若李師道吳

元濟王承宗皆不免連年征伐勞西顧之憂嗚呼使黃裳知此而能勸君用是法馬則唐室其中興矣

杜黃裳有經濟大器

按史杜遵素以道事君臣付誠奉主辨懷光之詐罷全義之征討賊間之兇舉無遺退策還執誼之揆豈曰不仁是可謂有經濟大畧矣然居石銓曹而昧流品職道揆而通餽謝此其所短也是故吾人秦文縉錢四萬爲御史所劾幸帝議功不問耳吾人不意遵素中進士寵碎科而有瑕類若此耶雖然若使遵素秉政必得君專其施爲布置必不在裴中立之下

吉甫得人

惟治亂在庶官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李吉甫

為相以裴洎有精鑒乃即其所薦之人而盡用之當時
有得人之稱此豈得以人事君之道乎以愚考之吉甫
所得之人其必與時浮沉之士而直言敢諫者青牛度
關矣何以言之夫科目所以網羅豪傑策試以言取士
尤欲其蹇諤之論聞於上也牛僧孺元稹李宗閔對策
直言時事正當不次用之以光輔君德夫何惡其言直
而泣訴於上卒使下貶竄之詔而其子德裕以是挾恨
分立朋黨遂使縉紳相妬至亂國是而弗恤嗚呼以是
考之吉甫號為得人吾未之信矣詩曰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其吉甫用人之謂矣

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書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蓋
天下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以精神心術之妙運天下而
其法既可傳於後世則守祖宗之家法所以守祖宗之
天下也然天下大物也可以守之而使不傾然後用之
而使不弊故堯舜禹三聖授受守一道若祖宗之創業
垂統有非可繼之規則當鑿舊以畝新酌今以合古而
豈可膠柱鼓瑟必徇法祖之虛名哉董子曰繼治世者
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亦欲漢武更化善治而不拘
拘於祖宗守法也唐憲宗欲庶幾太宗玄宗之道德風
烈固亦若詩之念祖書之視祖也然豈知二祖之家法
有不足守者哉李絳謂正身厲已尊道貴德遠邪佞進
忠直則可與祖宗合德固是也然祖宗之所以行子孫
之所悉知者太宗之殺兄脅父用封彞裴矩餌方士藥

玄宗之殺子乱婦用李林甫安祿山立老子廟安有道
德風烈之可法乎太宗謂高宗曰汝父薄德不足法也
其自知亦明矣使絳但能以堯舜之道責難其君而二
祖之對則抑揚於其間使之法所長棄所短則憲宗亦
將聳然畏惕而佛骨不迎承璀不用豈不爲守城之令
主乎奈何使之法二祖而銳始怠終亦若二祖也嗚呼
憲宗之餌藥而崩母亦學玄宗之驚憂而晏駕哉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昔周公作無逸曰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蓋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
於逸樂李弘憲心跡雖非純臣然其上元和國計簿以
爲二戶資一兵又有水旱所傷非時調發爲薄上之蓋

曰問之兵則我戎未定僕夫孔瘁也問之財則瓶之罄
矣惟壘之耻也問之命則行道遲遲載渴載飢也蓋欲
人君不急之作無名之征一切禁止矣此慕周公無逸
之風而興起者惜乎貞忠之節守之不終他日謂天下
太平陛下宜爲樂則與上國計簿之心絕相背戾噫此
吉甫終不在端亮之列也忠懿之謚殆有愧乎

李吉甫何如人

人見吉甫與絳辨論多涉諂諛皆目之曰小人也愚讀
吉甫傳則以吉甫小人中之君子焉何也弘憲少與竇
參善贊疑其黨出之是贊乃弘憲之讐也及刺忠州不
與怨而與權非有長者之風乎吐蕃遣使請盟既辭之
又獻地數千里請盟又謝之此與光武閉關謝西域相

類矣其老成長慮也于時藩鎮橫行朝廷每事姑息弘
憲卻李錡益鉄之請用韓弘摘角之計錡衆果降不戰
而潰劉闢之亂專任崇文不使大臣節制亦可謂閑將
畧也元濟擅立請自往招至於涕泣其志亦壯矣至於
薦裴垵推元衡減冗員蠲逋租築隄堰賑淮浙皆卓然
可觀謂之小人可乎所可憾者用刑不用德以誥不以
直之言皆非大臣風節至於罷李藩棄李正■稍脩任
怨此其所蔽也夫豈李林甫楊國忠等可同日語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三十六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七

屏石戴璟著

柳宗元善爲文

予讀柳子厚文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茫不知識
如登泰山之崎嶇劔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
而九嘆息如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言累數十
譯僅乃通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此真所謂抽黃對白
駢四驪六錦心綉口宮沉羽振者乎是則然矣然聖賢
所以爲文者氣也所以養氣者道也吾不知子厚之文
於六經之道何如哉夫虞夏之書渾渾耳商書灑灑耳
周書噩噩耳非爲文也乃所以載道也子厚之文多尊
佛如記大雲寺則曰浮屠事神而語大可因之以佐教

化記龍興寺則曰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群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至於作僧浩初序則曰浮屠之道徃徃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又曰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於涅槃此其文之怪誕不經幾於小人之無忌憚矣及考其爲人與劉錫西錫輩爲友自號八司馬而皆附王叔文以進夫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異也而宗元撓節從之何哉程异以聚斂至宰相裴度耻與之同列而宗元與之爲友其亦不知耻矣至考劉禹錫傳叔文引禹錫與宗元中傷士類凡所進退視愛惡七里輕又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然則宗元乃叔文之鷹犬也豈意英雄豪傑之才如子厚者而失身下流至此哉故曰文士多浮華不實蓋以此也

共談爲理之要

憲宗問爲理之要何先而裴弘中勸之以正心此天下格言也雖伊周告君不過此然臣之告君不可不盡堦徒啓其端不竟其說使憲宗進之則無路入之則無門弘中不得辭其責也夫人主惟有一心而衆欲輻輳攻之不啻馬易馳而難制茅易萌而難鋤豈可以易正耶必以敬爲主而先之格物次之誠意念念相承納之於靈明虛靜之府然後不邇不殖無畔無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於大海而功成矣故孔子告顏淵必曰克己復禮爲仁而申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嗚呼使裴垪知此而爲之丁寧

其辭則憲宗固蔽庶乎可開而不至後來紛紛之變也
裴均定稅法

人君以一身君天下非稅歛無以足群司之供非賦取
無以足四陲之備是上取下固難廢矣唐太宗立稅法
曰租庸調此其法最近古者自楊炎作兩稅而有留州
送使上供之名不勝其多事矣行之寢久奸弊百端上
供之數既倍於初而留州送使之法又降省估以重歛
民之病至此極矣柳子曰悍吏之來吾鄉叫囂於東西
隳突於南北雖雞狗不得寧焉可謂盡其情矣裴均爲
相奏留州送使一切用省估而江淮之民稍蘇息焉豈
非經濟之才乎然愚以爲民者用天之財因地之利若
生之有時入之有常則經費之取於民猶外府也唐之
稅法亂於建中而極于元和均若爲未遠之慮直當追
復太宗舊制而上供送使留州之法掃然革去然後國
有常賦而名色不得巧立民有定業而倉暴不得侵漁
豈不爲興舉廢墜之善者乎惜乎以均之賢而猶歎乎
此

蓄財備用兵

昔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蓋惟文德可以服叛人而用兵非所恃
也况又蓄財以備用兵不亦毒天下之甚耶按春秋書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其稱人蓋管仲得政以制用兵而
賦於民者薄也故能南摧燕楚西抑秦晉使厚斂以聚
財而用兵則何以成伯業耶唐自玄宗不綱而肅代

姑息之政故方鎮不恭以逆犯順兵之未雄財之未豐
毋亦君德猶有缺國政猶有繆耶大盈之積財未嘗不
豐也而不能逃奉天之奔反以資今言之亂然則蓄財
亦何益耶憲宗若以為吾用兵討淮蔡君子猶曰不知
所以偃兵而徒恃所以用兵此非任德不任兵之事也
况又曰蓄財備用兵則未免剝民以養兵六軍之士固
獲所賜矣四海之民不失所天乎記曰財聚則民散此
之謂也惜李絳賢臣不能以此諫其君而皇甫鎛輩率
以聚斂為相也斯世斯民何不幸重受其害哉

共談為理之要

憲宗削平僭亂所向歸服誠有光前烈矣然有二病一
宦闈一好進奉為臣者惟當至誠感動盡力扶持而

潛消二者之病則為理之要得矣史謂上與宰相御延
英殿日脯不止其言曰朕入官中所與處者獨宦官宮
人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大哉帝王之言然徐
而考之所謂談為理之要者誰歟詩曰凡百君子莫肯
用訊于時李絳裴度皆賢臣故老所談者惟兵務耳曾
有如矢謨如臯陶乎陳訓如伊尹乎卒之用宦官吐突
承瓘而王鐸柳晟閻濟美裴均皆違勅進奉談為理之
要者如是乎譬之用藥不對病則其病根未除而砒劑
之功不著矣愚固謂憲宗有中興之資惜無臯陶伊尹
之才為之輔耳此君德所以不終

李絳真宰相

荀子曰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故玉燭未和思所協

之金甌少缺思所全之宸衷未粹思所格之黔首未安
思所寧之堂堂山立風采震懾真有以代狡焉者之謀
而國勢重於九鼎時不我用則晦智名勇功而國勢輕
鴻毛焉是以一身佩天下安危此之謂真相也李深之
爲元和相正色立朝遇事敢言觀其散李錡之財議于
頔之婚救鄭綱之謗辨裴武之讒斥吉甫之佞阻王鐸
之相罷承瓘之權誠可謂有真宰相器度不負龍虎榜
進士矣然惜其於格心之學未聞焉夫憲宗任宦官好
進奉此膏肓之疾未可以口舌諫也李深之爲宰相何
不推長才奧學而爲調君德之鹽梅至於小人之荆棘
根盤蔓結於朝廷而未聞有射隼高墉之義也叛夫之
狐鼠據險逞凶於藩鎮而未聞有舞干來格之誠也要

之在朝議論不過骨鯁之直耳曾是以爲真相乎且其
議干頔而不聽奏裴均而不聽諫宦官驕橫而不聽此
不可浩然之行哉而乃罷宰相爲節度使以寵利居成
功卒之年老智踈陷岩墻之禍噫如是而爲之真相吾
不知之矣

君悅臣安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夫君臣之間有元首股
肱之義分相遠而情實相通禍福安危相與共之安可
不以諫諍爲先務耶唐虞三代之時賢聖之君迭作國
無可議之政矣然有以丹朱比之者有以商受比之者
廟堂之一吁一拂或可或否更相告戒各盡底蘊卒能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而君以悅臣以安蓋有自矣

李吉甫謂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異乎夫人臣而不彊諫則轅駒握馬以逐其時之所向奴顏婢態以伺其勢之所歸捷徑詭途以遂其已之所欲萬一山東盜起誰與言之雲南師喪誰與告之日食地震之變誰與策之吾恐相忘於喑喑默默而天下大勢將不知其所終矣若何而能悅能安乎自秦以來尊君卑臣惡聞其過如始皇煬帝者不少也而卒死人手至於趙高虞世基亦不得其死然則人臣而不彊諫豈有君悅臣安之理哉

吉甫李絳論德刑

按吉甫爲相每事逢迎固鄙夫之態然其於陸敬輿忘織芥之忿於裴均輸訪問之欵此君子之高致也故嘗

因事而考其所言亦有不可廢者其言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因德深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心夫謂其君恩德已至固諛臣之言然賞罰不可偏廢典刑未舉中外有懈心則實天下之公論而豈可盡非之乎蓋于時如承瓘之驕橫裴均之進奉皆罪當黜罰而寵任不衰此吉甫所以有感而言也李絳爲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其言固政然如絳之言則將舍刑罰於不用而專務德化然則賞罰至死者亦將如梁武宥之耶要之賞罰二柄人主不可偏廢故盤庚曰不吉不迪顛越不恭劓殄滅之無遺育君陳曰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吉甫之言蓋祖諸此絳是時與吉甫有隙故每事辨

駁而不顧其言之或有可取也且盡衣冠不犯者惟上古之事以成周盛治而戮飛廉誅管叔文帝寬仁而殺薄昭誅淮南未嘗不用刑罰也若以景帝而儕之三君則亦未審其實者景帝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專任刑殺而無復寬仁之實此當以為戒而不當以為法也世多直絳之言而於吉甫之論多非之愚不得不為之申一喙焉

帝英果明斷

君德莫貴於剛明莫病於柔懦易曰進退利武人之貞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若堯之乃武乃文湯之天錫勇智文之一怒安民此廿六上也其次則必政令出於中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

之私如大明麗天綿歷萬古而光景常如太阿發劍割裁盤錯而鋒鋦不挫如是則皇威山鞏王道天臨百官於是戒懼而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矣此不足為英果明斷之君乎漢宣帝若英矣而失於刻漢明帝若明矣而失於察符堅若果斷矣而失於懷是豈可易言耶唐憲宗收威柄於積年渙散之餘討群賊於遵養時晦之後此韓昌黎所謂惟斷乃成也然此特其一端耳夫若憲宗之為政用人豈能盡此道乎夫一念清明乃終身成就之地一意奮勵乃萬世廣大之基帝也不然進舉之詔下矣而違勅進舉者欲擢宰相罷承璫之命行矣而都統置處者皆用閹人裴均曰居易之直不容於朝皇甫鏗程异之邪反庸於位末年迎佛骨服方士藥

醉生夢死滔滔如下流之日趨泛泛如虛舟之無止噫
帝之爲君如此則其柔懦庸闇甚矣而可謂之英果明
斷乎

厚賜以安魏博

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則賜以賢其賢也書曰分寶
玉於同姓之國時庸展親是賜以親其親也詩曰君子
來朝賜之路馬傳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賜又曰敵王
所愾則有賜若夫叛逆之國雖曰其士卒出於脅從既
爲之臣則即其黨矣然慕義來歸待之不死而頒行王
政與之更始則順彼長道屈此群醜矣何必厚賜乎唐
元和時魏博節度使專有其國罪當萬死今田興奉地
來朝擢之官爵亦已足矣而必厚賜以慰士卒之心此

與溱洧之小仁移粟之小惠何異乎夫三綱軍政之本
按春秋莊公元年以錫命於篡弒之賊故去天而止稱
王言王無天也使凡反叛者皆厚賜之則非惟財用有
所不繼而人之爲惡者不得效尤耶是教之使爲亂也
厥後田興復爲下所殺而藩鎮跋扈更起迭仆有不可
以人理論者且絳後爲節度以來麥飯餉士是何前之奢
而後之吝也其不得老死牖下豈非自取之哉

任裴度討賊

憲宗討淮蔡謀夫孔多而獨任裴度雖讒言盈耳而剛
果不移誠可謂得用相之體矣柰何焦頭爛額方貴於
見燎之時而良弓走狗每棄於旣用之後淮蔡庸平而
憲宗之志怠矣夫度雖非古社稷臣然實以一身係天

下安危者出可以將而入可以相郭子儀後一人而已
彼皇甫鎛程异正儉邪之徒乃老馬爲駒不顧其後者
也而與度並相可乎今以讒口交鬪反置忠賢於不用
而有河東之行何向也任之專今也貶之決哉夫保衡
放桀亦能陳伊訓尚父伐商亦能進丹書况度有將相
之全才使憲宗沒身任之則尊其身用其言則雖不足
以成商周之治獨不可復貞觀之風乎而何乃心無定
見終爲讒說所移詩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
棄予如遺其憲宗之謂矣他日小人迭進躬蹈弒逆之
禍噫有國家者其尚親賢遠奸而守克終之戒也哉

柳宗元善爲文

有道德之文有文章之文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道

德之文也蓋其矢口成章皆是精神心術之蘊若夫文
人才子中無所得而發之於文可議者多矣豈能純粹
確實而爲有德之言哉唐之文章柳宗元亦其表表者
觀其參莊老以肆其端參谷梁以厲其氣錦心繡口驪
四駢六史謂善爲文信矣然以叔文之邪佞而附之禹
錫之浮誕而交之自取西山之困甘貽愚溪之辱其爲
人如此以故其文乍而讀之奪目者尚多徐而和之汚
耳者亦有觀其南嶽諸碑皆寂寞之談中朝幾書多憤
屈之論是文其所謂文乃六經七篇之罪人矣先儒謂
宗元不識節義字然則亦何怪其爲文之弗善哉噫

裴度不與賊俱生

裴度在唐誠亦文武之全才觀其誓不與賊俱生卒能

用李愬而滅蔡可不謂之賢乎然愚特惜其賊平之後
正宜深監覆轍更張一代之紀綱何乃不能革節度使
之弊而使由軍士廢立如昨也未幾限八人逃死之策
一施王庭湊朱克融相繼倡亂而度亦無如之何然則
度復與賊俱生矣豈非忠義有餘而經濟不足乎然則
爲度將如之何曰方鎮爲唐患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
置使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於乾元平
盧主帥之自立若立法以收其柄設官以分其權則節
度使雖曰世襲而典刑尚在欲叛則發兵之符不專欲
食則轉運之職自在蓋有不戰而服人者矣譬之有人
於此疾雖在四肢而實發於膏之下育之上今乃徒攻
其外而不治其內以故元氣一虛百邪復集一病雖去
而百病又來則盍若拔去病根以圖久遠之計乎唐諸
臣皆庸常不足責吾獨惜度有全才而弗爲遠慮也此
終不免與賊俱生也噫

蔡人則吾人

昔仲尼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聖人所過
者化故見惡人而無咎也然而終不往君子大居正而
不爲僥倖苟且之謀耳唐自河北瓜分方鎮綦布主帥
抗朝廷偏裨陵主帥此世襲之弊也裴度平蔡而以其
卒爲牙兵不亦過乎度之言曰蔡人則吾人又何疑也
然大軍臨城抗拒四年者誰歟此輩皆反叛之黨有未
可以人理待者蓋蔡人也雖出於脅從然干戈矢石之
中寡人妻孤人子凶心怨氣未易以一旦除也况其習

頑悍之性而上下之分不明故以成周之盛而有商頑
民三世方移後世若漢岑彭蜀費禕李元平皆坐荆軻
聶政之禍亦寵之太過也然則反側之徒豈可遽以爲
吾人而信用之哉度於此曹直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誨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然後尊君親上之心翕然以生
而樂爲之用矣按春秋閻弒餘祭謂用俘獲之人以守
舟故及也愚恐世之待來降者率學裴度不明春秋之
義則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其能免費禘岑彭李元平之
禍哉然則度以蔡卒爲牙兵何以無患歟曰有度之志
則可無度之志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裴度耻與小人同列

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除惡去奸尤大臣

以道事君第一事也裴度以討賊爲己任而憲宗是崇
是信擢爲平章事此豈不可施射隼獲狐之義乎然在
易有之童牛而施其牯則有元吉之許包魚而過於賓
則有不利之戒蓋君子之於小人制之於仕途發軔之
初則易遏之於權勢浸淫之日則難吾觀自司馬而
領鹽鐵鑄自司農而判度支此其入相之勢駸駸矣度
於此時盍不放之田里投之邊裔逮其以聚斂得幸而
擢之爲相則度於此時方受朋黨之疑雖曰耻與同列
上疏切諫然亦無如之何矣大臣之道合則留不合則
去旣不能去而又與之同列曷若急流勇退守季女斯
儀之節則書所謂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而不顧行遜也
豈不爲轟烈大丈夫乎而何乃隱忍在朝雖曰表求自

退而有遐心然辭尊居卑其受江東節度使之命何求
退之弗力歟且度歷事四朝穆宗以下皆庸暗不明投
置閑散此其非有權輿之承非有袞衣之留非有白駒
之繫而因循不去竟卒於官何耶嗚呼春秋責備賢者
度於大臣之道或者未盡乎

裴度纂述憂勤機畧

古之愛其君者若伊訓說命無逸諸篇皆述祖宗致治
之成法發帝王爲學之奧旨故其君驕心弗生而咸以
前言徃行是訓是力至今稱太甲高宗成王爲令主未
聞伊傳周召舉其已行之迹而纂述成帙以是誇張其
君也蓋道無終窮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而人臣引君當
道直當從容啓沃漸次開明務使夙夜憂勤而欲法乎

其上猶患有不至者裴度亦唐室端亮之臣也然纂述
淮蔡用兵以來憂勤機畧上之此何爲者且元和之初
雖曰天造神斷然好進奉寵宦官國政之弊甚多也豈
有克勤于邦荒度土功如禹者乎豈有慄慄危懼檢身
若不及如湯者乎豈有自朝至于日昃不暇食用咸和
萬民如文王者乎而所謂憂勤者安在也且不憂勤於
蒞政而徒憂勤於用兵則亦末矣以君伐臣以順討逆
又何機畧焉善戰者服上刑又何機畧之足取乎使度
於此以古之任宦官好進奉致成禍階之事纂述成帙
以上之於君則雖伊傳周召之所以告君者不過如此
豈至有弑逆之事詩曰終其未懷又窘陰雨裴度亦弗
之思矣

憲宗能用忠謀

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夫謀夫孔多則是非相奪而莫適從譬之築室道傍三年不成矣憲宗獨何爲而能用忠謀乎以愚觀之特其討劉闢用黃裳之謀討淮蔡用裴度之謀此兩事耳史謂削平僭亂能用忠謀蓋以欲除僭亂故不得已而用忠謀若夫所以經緯國政區畫事宜豈無忠謀而能用者鮮矣吾嘗謂憲宗之用忠謀有所激而然耳蓋方鎮以臣抗君以卑凌尊譬之驕奴悍僕不在法律憲宗之所深耻而大憤也故不得已而用二人之謀以舒不平之憤以雪莫大之羞淮蔡甫平而憲宗之志驕矣豈真有推轂折節之誠心哉借曰有之吾知元稹論求諫

之謀李絳論裴均之謀崔群論程异之謀白居易論承瓘之謀韓愈論佛骨之謀非不忠也而何乃聽之藐藐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憲宗其有愧乎

崔群至言

崔敦詩謂玄宗用姚崇宋璟故先治用宇文國忠李林甫故後亂又謂罷張九齡用林甫乃治亂之所以分也范氏以爲天下至言是則然矣然謂扁鵲謂桓侯則可而謂之至言則未也夫取人以身而人主一心之邪正實人才之所由以用舍奸佞之所由以進退也故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罔克有終相亦罔終開元之初能清心矣故能選任忠賢如姚宋者擢之台輔以秉國均天寶之時聲色盡此心貨利迷此心故李林甫楊國忠

相繼登庸以播其惡於天下故夫唐玄宗之先理後亂固由於置相之賢否而實本於一心之邪正也考史崔敦詩未冠舉進士陸贄取之梁肅薦之逮登儀曹揚王庭柳子厚以爲日章之聲振於京師若不負賢良方正之選矣苟以正心之說諷其君以爲取人之則則豈不爲天下至言哉吾知憲宗洞洞其敬肫肫其仁其未用則如明鑑在匣而光彩不露也其將用則如燃發於燼而明燭四隅也其既用則如浮翳已收而太虛無瑕也於是用裴度輩必如植嘉禾如培桐梓如護圭璧如聽鈞天大庭之樂其用皇甫輩必如芟惡草如剔蝨賊如棄瓦缶如遠桑間濮上之音亦何至身不保而先理後亂如玄宗也哉且敦詩相穆宗時自言臣草制辨南陽之牘符東海之貴然則穆宗聲色游畋無不爲者而可

以此言狀之乎韓長孺坐罪當死母老乞予以養群請免之然則凡當殺者有母在遽廢法哉然則凡崔敦詩之言乃近正之言也而豈可謂之至言乎

唐文三變

唐之文章一變爲王揚二變爲燕許三變爲韓柳然愚不論其文之變而惟取其文之粹吾得三人焉曰文章則以韓昌黎崇正闢邪之學爲冠冕曰制冊則以陸敬輿謀王斷國之才爲巨擘曰詩賦則以杜子美忠君愛國之辭爲翹楚此三人者以光明正大自檢持以道學名節自修飭則其爲文安得而不追古作乎其餘或尚新而雕琢或務奇而譎怪或求富而繁蕪或務麗而纖

巧而聖賢之大訓扞格者多矣豈載道之文哉况其爲人或失於卑近或流於奸邪或得失之相雜或是非之參半則其爲文之高下亦不足較矣

愈闢佛老

佛老之學爲後世大蠹自東漢以降家傳而人誦之莫知其爲非者昌黎獨能作佛骨表及原道篇而悉力排之史謂功齊孟子豈非天下後世之公論乎然愚竊怪其至海上爲太顛所迷而往來于佛老之說何前之排而後之縱耶愚謂昌黎英敏之資甚高而學問之功不足蓋其於讀書觀理或未能深探本源故其立論固有卓然不惑擴前賢所未發者然其擇不精語不詳而所以病荀揚者躬自蹈之以故一挫折而不免往來於佛

老之說皆其見理不真中心疑而其詞被耳少儀曰毋拔來毋赴往使以愈之天才學力而更加格致之功兼以不倦則豈不足以秉吾道之旌麾而繼孟氏之苗裔乎惜乎生死世變瀾倒之中而不得游孔門半席故其進銳退速如此

公權筆諫

臣之諫君有三曰正諫曰戇諫曰諷諫若孔明之出師表正諫也汲黯之論多慾戇諫也魏徵之對昭陵諷諫也正諫則君或以爲迂而不肯從戇諫則君或以爲謗而不樂從惟諷諫則有箴有規不急不遽若參苓起人疾於不知若時雨妙化工於不覺豈不爲諫之善者乎方穆宗問公權以卿書法何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

筆正此蓋假筆以勸君之正心也其得諷諫之道乎考
史公權貫通經術於左氏春秋尤邃詩可方子建書可
及鍾王大臣必得其書以爲碑誌外夷必購其書以署
貨具其書法之善信矣迹其以澣濯爲小節智之高也
以銀盃爲羽化量之洪也雖不能如聖賢正心之學庶
幾心正而筆正矣嗚呼使穆宗以公權而處丞疑師保
之位則其輔導啓沃之功豈不有賢於裴度諸人哉惜
其知之而弗能用梓宮在殯無所不爲不仁之人不可
與言如此夫

膽落温御史

史稱李祐違勅進奉温簡輿彈之祐曰吾夜半入蔡州
城取吳元濟不懼今膽落於温御史矣嗚呼一皂囊之

彈孰與藩鎮跋扈之可畏一白簡之奏孰與矢石崎嶇
之爲危然祐不懼於彼而懼於此豈非理有曲直氣有
壯餒哉嘗考温御史之爲人矣造本温大雅五世孫也
始隱王屋終隱東都慨然有高世志久矣然楊叔元殺
李絳造時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宜誅亂兵之魁并叔元
殲之可也奈何盡殺新軍則爲濫及縱舍叔元則爲失
刑豈亦懾畏北司而爲義不終者乎然則簡輿之直其
諸劉栖楚碎首玉階之僞者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若造者殆有愧於此矣

劉栖楚碎首玉階

栖楚本鎮州小吏也王承宗竒之李逢吉薦之厥後以
敬宗嗜寢樂色居喪鼓吹乃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

其言纒纒可聽與古之引裾折檻同一憂君愛國之心也然以栖楚爲人之迹考之李逢吉以儉邪居相位磊落竒偉之士必出袖中彈文以除城社之害豈肯以冰山爲泰山乎奈何栖楚入八關十六子之群爲逢吉願指氣使唐之紀綱於此大壞皆栖楚輩爲之也今而碎首玉階不過盜忠直之心以揜姦邪之迹耳栖楚之心以爲逢吉居中用事則言雖狂瞽必無貶竄之禍此所以直言而不憚也不然何彈文甫畢而逢吉侯進止之呼已傳仗下蓋逢吉恐觸君之怒而爲保護之計乃以見吾黨皆忠直之人也其或逢吉教之使然歟昔杜欽谷未上疏攻上身亦仗王鳳爲之把持栖楚之碎首玉階其諸杜欽谷未之流也詩曰民之罔極職涼善輩其

然栖楚之謂矣史謂栖楚性詭激敢爲怪行乘險詎不信

李德裕丹扆

李文饒進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蓋于時敬宗游幸無度狎暱群小文饒之言誠可謂切中其病矣厥後果以此遇弒逆之禍忠臣料事抑何若此之明耶愚謂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一心楊子曰四方爲遠治之在心是知心之爲用大矣此心不正而或惰焉或驕焉或貪焉或偏焉則安得而無六者之病乎此古人事君必以格心爲先而苦口之諫逆耳之言非所恃也吾謂文饒若知大人格心之學必勸之以務

正學以開虛靈之體必啓之親正人以廣擴充之用則日就月將有緝熙光明之益於是乎蒞政自勤而不復稀晚矣御服自正而不復垂異矣讜言自親而不復棄矣見外之輕而必不徵求玩好矣知人之明而不復信任群小矣保身之豫而不復輕出遊幸矣率是道也雖唐虞三代之盛治亦可坐致而豈徒免弑逆之禍耶吾謂李衛公之進箴攻其外而不清其內治其末而不端其本蓋其在朝樹立朋黨其正心之道先蔑如矣而何望責於其君哉

裴度失印

凡所謂雅量必其有可寬而寬之也裴中立之失印史亦以雅量稱之愚獨以爲不然夫印者信也所以封物

爲驗也故官爵之黜陟刑法之重輕軍機之進退糧穀之出入皆賴以爲之防蓋是結繩之法變而爲書契書契之法變而爲符印所以察姦詭檢滑稽有司可不寶而藏之耶若其藏之不密而使吏人得以竊之則爲吏人者必將陰圖賄賂舞弄文法雖有鈎筭之術亦何以辨斷於其中乎度之失印則於防微之智亦太踈略矣且印者制之於王府受之於朝廷君賜之物豈得忽而有踈旣失而不爲之遑懼乎按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得失之書所以罪當時執政不恭之大也昔韓信亦善用兵者而高祖得於臥內奪其符先儒以爲非有制之將馬日磾持節慰郭汜而爲人借節觀之不與論者坐之以不忠夫裴度之印卽韓信之符日磾之節而春秋之

寶玉大弓一類也今至於吏人所竊如此蓋于時年老
知疎故至此極歎後宋何詢直失印呂獻公以為重譴
之則胥吏皆得志有司矣乃薄其罪其亦聞裴度之風
而做做者矣亦可以勵庸孺警頑靈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七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八

牛李之黨

屏石戴璟著

漢之黨始於甘陵之議唐之黨始於牛李之爭史謂牛
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李德裕之黨多君子愚竊以
為不然夫僧孺所對賢良策亦頗剛正所論風俗之所
以變賢才之所以用法令之所以行版籍之所以禁民
生之所以壽皆由於君八哉醫國之言也而德裕乃以
譏切其父之故樹立朋黨互相排軋夫豈公爾忘私國
爾忘家者哉自是而貶牛僧孺流李宗閔至殺吳湘貶
韋元質排白居易逐李中敏迹其在朝建白不過挾勢
逞兇報復私怨而已豈所以望於德裕哉且德裕代僧

孺於淮南誅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緒質之非實及在珠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牛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不衰也吾不意德裕以正人如松栢自許而泉凶鞠頑一至此也或曰牛僧孺李宗閔之排德裕亦多矣而奚獨罪德裕哉愚曰甚哉朋黨二字足以誤人家國也所以為之作俑者誰歟夫疾惡愈甚則召亂愈深兩虎共鬪勢不俱生也必矣書曰勿依勢作威倚法以削大臣當為國家之急而豈可顧私仇哉况僧孺所謂言公言之何足仇也且唐之天下江山如昨人物已非蓋宦官專恣藩鎮跳梁于渙立亡匹之日也今德裕處勗偶置乘之地而為操戈下石之謀唐室之亡已決於此矣故朱子綱目於德裕卒削其官蘇子由謂

二子皆世偉人僧孺遷循老而獲歸兩子為名卿德裕死珠崖子孫無聞其深有憾於德裕歟

裴度比子儀

天下之勢猶持衡焉此首重則彼尾輕挈其衡而為之輕重豈在甲兵之強弱土地之廣狹哉夫國以得人為疆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為寶如珠玉之茂山川人才之見重於世固如此也若裴中立以身係天下安危時人比之子儀焉自今觀之中立之比子儀蓋其功相當而其迹相類者多矣夫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天子幸陝唐祚幾不可支矣子儀自朔方提孤軍伐史思明而思明走攻崔乾祐而乾祐敗伐安慶緒而慶緒却伐吐蕃而吐蕃遁真能除掃妖氛有再造王室之功

矣元和之初諸藩跋扈若吳元濟用李愬誅師道用栢
耆降承宗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狽鼠拱納貢入朝
百年之憂一旦掃除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度之功也是
其勲業在廟堂威名在海宇二子蓋若符節者矣抑觀
二子爲人之迹事君以誠接人以信惡惡以嚴不約而
同焉何也子儀之言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
目不瞑中立之言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
無還期且于時程元振魚朝恩之譖行矣而朝從命夕
就道無纖芥疑滯皇甫鎛李逢吉之謗積矣而討賊之
心愈力嘗以王室未張憤愧無地豈非事君之誠乎秉
甲之告不以爲疑而姦臣之計阻單騎之見不以爲懼
而奉天之圍解子儀以信待人雖蠻貊皆知之矣兩湖

諸侯忠者懷強者畏用蔡人爲牙兵而無郭循之變又
非中立之以信待人而若是乎子儀斬王元振誅周智
光度劾楊朝文罷元振誅承偕是皆惡惡之嚴也子儀
以刑勢示賊賊聞風鶴之聲不戰而潰田承嗣狼傲不
恭而獨爲子儀屈膝焉中立居綠野堂而外夷使者必
問其老少用捨是二子皆以身係國家安危矣然吾謂
裴度幾爲李師道所刺幸而不隕末年王庭湊之亂出
師無功史謂晚節浮沉爲自安計雖未必盡然然與劉
禹錫輩晝夜酣飲不問人問事則亦匪人之比矣且安
祿山史思明之橫吐蕃回紇之強尤非淮蔡可比子儀
不動聲色箠鞭折之不假四年之久此裴度之不及子
儀者也然要之伯仲之間耳唐三百年人才若二子安

可多得哉

劉普賢良策

孔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故君子以為六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案也不學是經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鮮矣自先聖門以文學為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盍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者舍劉去華賢良一策吾誰歸哉請舉其策之所及而言之如以春王正月而論王者謹其終以即位而論王者謹其始以閻子弑餘祭論宮闈將變以定公元年不言正月論天下將傾以王子札殺召伯毛伯論海內將亂以趙鞅入晉論社稷將危以晉狐射姑殺陽處父論賢才之當用以梁亡論百姓之當愛以三書不用一

書不用論災異之當畏以臧孫告糴于齊論儲蓄之當備以齊桓葵丘之盟論公度之當整凡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諱惡有司之所予奪皆毅然不顧疊疊幾萬言洋洋鼎鼎之對也且過乎普之言曰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不用社稷之危哀生靈之困而不忍姑息時忌竊一命之空能甘與龍逢四子遊地下馬壯哉斯言千百世之下猶深凜乎有生氣也普可謂善讀春秋者矣于時執政大匡裴中立韋處厚也若使因普直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大會公卿百執事并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納兵之詰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日昃大事定矣乃避遠小嫌於於機會豈不深可嘆哉且普

所陳但欲復門戶之掃除非有誅殺之計事在可行惜
二公思之不精讀之不詳也嗚呼向使二公而知春秋
之義則唐室中興在此一舉乎

牛李維州之議

維州之議先儒辨之詳矣愚敢執之於春秋按襄公二
年書鄭城虎牢而不係於鄭責鄭之不能有也豈非以
虎牢鄭地所當必據必守而不可棄者乎定公十年書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本魯舊疆齊人心服而歸之故書
曰歸以白寓也夫維州本唐故土自代宗時陷于吐蕃
韋臯屢攻之不獲而中國衣冠淪於左衽矣此子孫
之耻卿大夫之辱也今幸而德裕開布方畧悉坦謀以
維州來降正若齊人之歸田義所當受夫何執政以私

憾德裕之故竟歸之吐蕃絕忠款之路快兇害之情其
與鄭之城虎牢同一失也然則牛李之是非不可見乎
或者有曰子以春秋書法決牛李之是非固有據矣然
嘗疑之許叔復邦域而書曰入魯公復汶陽而書曰取
聖人於恢復之說殆有所禁乎噫是不考聖人立言之
意也夫許之國魯之田復之誠是也然許伯因亂竊入
則非恢復之正魯公不正疆理則有會得之心此固聖
人之所貶也而豈以恢復為非乎若維州之地彼以義
來而得之豈可謂之入乎王者大一統非諸侯之封域
有制也豈可謂之取乎然則牛李是非之辨益彰彰矣

杜牧罪言

杜牧憤三鎮鴛鴦而作罪言以為上策莫如自治中策

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若可謂諳練事宜者史謂牧
剛直有奇節敢論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至於此可驗矣
然求其所謂自治之策則以復府兵爲先務噫此豈論
治之善者乎夫人君一身萬民之所仰賴萬幾之所自
出也此謂篤近而舉遠守約而施博豈非策之上者乎
是以古之帝王惟精惟一而妙執中之傳惟幾惟康以
迓用休之命昭德建中之克懋建中建極之相承以及
伊尹一德常師之訓傳說終始典學之規尚父丹書之
戒周頌敬之之詩是皆所以自治之道也自治之道盡
則經緯於九重之上而運用於四海之外融液貫徹所
在歸極而天下之治成矣唐太宗立府兵固爲近古然
三綱不正世有夷狄之亂正子孫之殷鑒也而杜牧顧
以府兵爲自治之方何謬哉夫府兵之法固善而方鎮
之勢已成安在其爲盡善也故吾以爲上策莫先於正
大綱中策則在於舉萬目而府兵特一端耳豈足以盡
致理之要耶吾故謂杜牧之罪言不若劉蕡之直言

患朋黨難去

六經皆論君子小人而論君子小人之消長莫詳於易
莫明於比與同人且比者群之比之時也乃曰外比於
賢而匪人之比則凶矣同人者內外初同之日也乃曰
類族辨物而于宗之同則吝矣然則君子小人之際安
可以不辨哉夫君子心事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小
人欲加之罪不可也而加之朋黨之名可以施一網打
盡之計矣故朋黨二字豈不足空人之國哉然小人無

朋惟君子則有之仲虺數夏之罪曰簡賢附勢寔繁有徒武王黜紂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摧相滅似朋矣然勢在則門如沸湯勢去則門可羅雀正翟公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孟東野所謂堅冰中翻潛浪是也君子則不然論事如仇體國如昵故同道相謀同德相信故吾謂君子可謂之朋也非黨也小人可謂之黨也非朋也唐文宗時牛僧孺李德裕互分明黨或陽攻之或陰排之固皆非盛世之事也而史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僧孺之黨多小人以今考之李文饒之黨黑不過鄭覃陳夷行李紳李讓夷數人矣而覃等所謂類有可紀况德裕在穆宗朝草詔論事過人遠甚敬宗今浙西造祭服抗章不奉詔乞禁泗州或擅奏止亳州聖人上冊褒箴獻方

士疏凜凜有大臣節若夫牛思黯之黨則皆檢回無耻機穽深毒奇發巧中關子搏嘆尤致死力襄陽之朝口騰爲讖端溪之貶門集賀賓此亦古所未有也且自牛觀之功業孰與德裕之多諫諍孰與德裕之切然則德裕可謂之朋也非黨也僧孺可謂之黨也非朋也所可憾者德裕挾私憤與之對壘而相隙焉如以交通劉禎貶宗閔以家行不謹坐李漢此其所蔽也文宗於此若知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精別明而夫決勇則濟濟多士同心同德以獎王室又何朋黨難去之足患哉帝乃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故自爲詩亦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蓋以小人滋蔓而莫可誰何也不知河北不足虞也朋黨去則賊自平矣然則德裕果真朋

乎曰非也德裕立真僞之間者也必若舜朝二十二人
爲一朋然後爲虞廷之盛事必若周世三千人爲一朋
然後爲周人之美觀然吾願天下享和平之福不願朝
中立朋黨之名

甘露之變

閹人爲國家患莫酷於漢而亦莫橫於唐蓋自唐玄宗
以高力士決章奏而始預國政矣以楊思勳討安南而
始預軍政矣其後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
以軍容重由是以奴隸視宰相以門生視天子玄宗以
遷崩憲敬以絀墮至太和之時而仇士良王守澄輩勢
益驕橫正六陰之極矣此固人所恫民所訖心罪不可赦
者也然使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以典刑而陳太宗故

事以兵柄政權悉歸之朝廷則宦官自去掃除之役而
宮禁不日肅清矣何至有紛紛之變耶夫何唐文宗輕
用訓注詭詐之謀而欲剪累世膠固之黨不分賢否必
殄滅之無遺育正猶人有沉痾之疾而又以毒藥發之
以故一敗塗地不可收拾而公卿大夫積尸獨柳之下
天子則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然則
宦官果不可去歟曰自古薰炙之徒其用事近而習其
爲心專而忍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
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前後左右日益親忠臣
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矣人主之勢孤始欲
與踈遠而親近此所以有甘露之變也易曰揚于王庭
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此去小人之道

也豈有用小人而能無後患者哉

德裕論邪正

天地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則明明則踈暢洞達而正矣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閃倏狡獪而邪矣故聖人作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百聖不能易也李德裕唐室之賢臣也其言曰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此言最切中君子小人之情狀不亦有合於易哉奈何口能言之而顧自悖之也夫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譏切宰相亦天下公議也有何不共戴天之仇而自立朋黨彼以妖氣毀此以犢子譏馴致朝無公政事無公治凡縉紳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是以松柏之

姿而爲蘿藤所附也且德裕之論朋黨亦悉矣其言曰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禹舜臯陶轉相汲引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其意固以己之植黨而爲之文過也夫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以爲何如哉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譖中外所知德裕於二人不聞有隙但以怨李訓陷已而忿及涯餗子孫又爲勅書實涯餗之罪布告中外且宗閔已逐涯餗子孫已戮尚譖其事聲其罪用快忿心松柏特立之人果若是其陰險哉夫惟天吏可

他日宣宗毛髮棟豎斥死崖州乃見慶於令狐絢得以喪還其亦自取之矣

德裕請討潞澤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人君者紀綱之宗朝廷者華夷之極也惟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則可矣是故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金伐之水流而土遏之昔帝王之治天下也化之以文教申之以紀綱正之以征伐所以侵不服而緩不庭也故頑若三苗慢若羲和狡若崇密暴若淮夷必征之無赦所以昭王度也豈以強弱爲張弛哉唐自方鎮唱亂父死子繼不俟朝命劉從諫之死因以兵權授其子積此固王法必誅之賊也李文饒請按討之其孰曰不然然求其削平之術則遣使宣慰河北三鎮許之世襲而使發兵來援則是討一賊而宥二賊矣而可乎愚伏思之初王庭湊殺

田弘正何進洺殺史憲誠皆皆悉絀之賊也而其子元逵敬武自爲留後以邀命於朝此與劉崇劉積之罪不相上下也而顧伐彼宥此何耶德裕之謀惟恐兩鎮并力掎角以阻撓官軍故不得已而許之世襲耳而豈知君臣之義有不可毫髮假借者哉且藩鎮皆王臣魏博宣武節度使旣可以世襲矣則如義節度使獨不可以世襲乎天下者唐高祖之天下王八命未改典刑猶在而曰河朔習亂已久姑置之度外且是剛則吐之柔則茹之也不亦大失人君之體哉自是宣懿懿僖昭之世方鎮競爲抗衡以強弱爲勝負或害其防禦使而使之鎮雲中或殺其節度使而使之襲留必囚或囚其刺史逐其觀察使而勤兵遠討至付之無可奈何之地方鎮益橫盜賊

益熾謂非文饒之失策啓之也

慎勿使讀書近儒生

經載道史載事其論興衰治亂之理詳矣而尤嚴於闕人之戒故時惟婦寺刺於詩比昵罪人聲於書良爲閹寺象於易刑人不在君側載於記宋公殺世子座譏於春秋至於趙高石顯王甫曹節之類皆專權亂國爲百代之龜鑑而儒生能諳練經史之理於吾身親見之者也故人主能讀書親近儒生則可以開明此心可以維持此心善者法之不善者監之豈有寵任宦官之失乎仇士良弒逆之賊也教其徒蠱惑君心勿使讀書近儒生以爲固寵之術吾復何責所可惜者當時執政大臣如李德裕牛僧孺輩皆以文學鳴世者也曾士良之不

若乎何以言之士良刑餘逆賊尚知讀書近儒生有下利於其身今以儒生而自分朋黨相戕相賊以中小人之計此吾所謂唐室之亡不獨罪於士良而歸罪於德裕諸臣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若使諸臣感江湖之異協力王室汲引善類同升諸公奏請日御經筵講求經史則君心洞達不爲近習所搖由是收其權柄歸之朝廷亦無難也雖有士良百輩亦將歛然退聽化而爲巷伯之倫矣豈肯以固寵之術教其徒哉

敏中排德裕

先是武宗欲用白居易爲學士德裕怨居易而薦敏中固以才器相類也由今觀之居易不特文章精切價重

雞林也自擢拔萃對策在天子前爭安危持論鯁鯁若
阻王鏐之相奇罷承璀之制將元衡死乞討賊河朔亂
乞任將築錢塘堤有康濟之惠上虞人歲有諷諫之忠
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
進取計放意文酒完節自高誠可謂賢矣夫豈敏中可
同日語哉夫薦賢所以為國也德裕怨樂天而薦用晦
是堯芻樹於澤浦文犀蠹於薦筐也大臣以人事君可
如是乎夫敏中為德裕所薦則宜以德報德若陳平之
賞魏無知也何乃力排德裕罷之為荆南節度貶之為
少保三司黜之為潮州司馬斥之為崖州司戶哉秦少
游以為敏中盜憎主人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易
又與宗閔僧孺厚勢不得不排德裕也且敏中不能盡

私恩豈能盡公義嗚呼敏中死謚為醜公議已定吾復
何責所可憾者德裕黜賢士而薦儉夫豈能逃后羿教
逢蒙之罪哉抑嘗論之周堪薦楊興而陷堪者興也陸
贄引趙璟而害贄者璟也德裕薦敏中而傾德裕者敏
中也小人狼子野心非可馴之物昌黎所謂落陷穽不
一引手而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此類是也知此然後知
大臣當開誠心布公道而不可植私門桃李之計也若
敏中之事可鑒矣

讀金鏡錄政要

太宗撰金鏡錄吳兢脩貞觀政要大率致辨於君子小
人之間宣宗取兩書而伏讀之誠可謂守祖宗大訓者
然愚竊惜其讀二書而不讀五經也將何以擴其聰明

養其德性哉夫帝王脩齊治平之道載於五經不過三
綱正五典敦九疇叙而已宣宗若讀五經必知躋僖公
之謬而無出穆敬文武四君廟主之議必知奉先思孝
之理而無弑嫡母郭氏之變必知主器莫如長子之象
而無寵愛次子不立嗣君之失至於宰萬機臨群臣必
知用晦而明而下察涇陽之政必知念始終典于學而
不惑僧尼之邪必知征伐之威綱紀之度而不養藩鎮
之強以召亂必知晝夜之道死生之說而不餌方士之
藥以傷生故宣宗之讀金鑑政要人以爲美談而吾以
爲下策也或曰金鏡所言至治未嘗不任賢至亂未嘗
不任不肖政要所載若魏徵褚遂良張玄素馬周等疏
鑿鑿乎利國之良劑也讀之夫何不可愚曰祖宗已試

之規子孫取法之地太宗脅父殺兄淫婦中國胥爲夷
狄矣自蹈於惡而垂訓以善爲子孫者其肯超然獨得
而妙革故鼎新之功哉此宣宗所以止於小太宗而已

樵夫言涇陽之政

縣令之職於民最親而其道未易盡也以易于而短於
督賦君子謂之不智以冉求而事於聚斂君子謂之不
仁然則人主欲知縣令之賢否惟審之於衆斷之於獨
而一委之監司責之朝廷之公論而已書曰庶言同則
繹又曰謀及庶人謀及公卿謀及乃心豈可徇庶言而
不加以以繹聽庶人而不謀之於心哉唐宣宗獵苑北
遇樵夫而知李行言之政獵渭上遇父老而知李君奭
之政卒之皆由縣令而擢刺史若可謂得用人之道也

然樵夫豈水鑑父老豈皮裏春秋哉夫天下不知幾縣
令也若使方正公明之監司考之以四善察之以六條
責之以八計而總之以銓曹糾之以臺諫其賢者吾書
名屏風臨軒冊授可也吾印紙書績引對便殿可也吾
降詔褒揚增秩賜金亦可也而何必以萬乘之尊面詢
百姓以爲黜陟之地耶且此可以偶然一行之若專恃
之以爲權衡則爲縣令者欲超擢其位必陰結無藉以
圖僥倖之資爲百姓者欲排陷其令必群聚不情以肆
萋菲之計故德非喬智明而稱之曰神君才非李匡遠
而號之曰健令愛非崔瑗而譽之曰仁父至於持心近
厚者則以爲怯慮事詳切者則以爲遲好直義者則以
爲刻耻功利者則以爲拙此汲黯所以受責歸田里孔
光所以自免歸教授貢禹一受責而改官卽去也然則
是非黜陟之權不在監司而出蕩蕩之口不在朝廷而
落姦軌之計曾是而可以爲法乎且李行言李君奭果
有異政也新唐書所載循吏十五人何棄而不錄得非
二子乘人君察察爲明之機而暗邀百姓或樵於山或
聚於祠故密邇車駕希冀清問以圖僥倖乎不然天子
出行風伯清塵兩師灑道樵夫父老方將閉門匿寶以
避衝突儀仗之誅矣而安敢見遇於君哉

面察刺史能否

刺史古州牧之任也秦漢謂之郡守至唐改爲州刺史
矣所貴乎刺史者膏雨吾土襦袴斯人是故居一方之
表爲千里之師也然數千里之外若使貪饕之徒爲刺

史郡邑之民群朝而聚罵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
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兄弟妻子聞知亦不過訴之
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此宣宗之面
察刺史能否其亦知所重乎夫人藏其心不可測識也
宣宗將以何者察能否哉將察之以體貌歟則面如婦
人之張良在所抑矣將察之以口辯歟則期期口吃之
周昌在所黜矣將察之以年齒歟則年老衰疲之龔遂
在所棄矣於此有道焉夫人君能脩身以爲取人之則
則有名宰相以持銓選之柄有賢監司以振激揚之風
凡刺史貪汙者自望風解印綬而無敢竊名器以浸漁
於百姓之上矣何必勞神苦形以面察刺史爲哉後世
監司以因循爲識時以緘默爲得計以容奸爲寬大以

舉職爲煩苛此刺史亦苟延歲月爲囊橐計而生民重
受其毒也唐宣宗用白敏中令狐綯爲宰相廣受賂遺
報復恩怨已非銓曹所爲矣且江西逐鄭憲河南逐韓
琮宣州逐鄭薰皆以觀察使監郡邑者也夫監司尚不
能安其身何以按察刺史哉宣宗盍亦思監司不安其
職銓曹不盡其道誰其啓之也不清其本而面察刺史
能否亦何益於百姓哉

面察刺史能否何如

宣宗面察刺史能否固非矣然不察賢否而徒察其能
否則尤非也夫精神可以照民情風聲可以駭俗聽吏
之能也吁抑孰知斷喪斯民之和氣虧損國家之至仁
未有不在於能吏乎夫能吏以督租辦課爲能以搏姦

擊強爲能以一切之美觀善最爲能以巧出陰奪之計無能出其右爲能而所謂賢吏者則悞悞無華木訥無爲然能吏利於上而有繭絲之功賢吏利於下而有保障之力爲國家者欲爲能吏乎欲爲賢吏乎宣宗之面察能否是惟欲利於國而不恤其民也韋澳以心力衰耗辭而不悅而不知其尚清簡也此其心欲能吏不欲賢吏又可知矣國家安得而不亂乎

小太宗

史謂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以愚觀之宣宗之政治不及太宗而宣宗之爲人有類太宗何也太宗脅父起兵殺兄爭位負天下之大惡也郭后惡宗之正妃穆宗之嫡母宣宗何爲而弑之史謂其暴崩而著其別葬之迹帝之篡弑彰彰矣且穆宗以下四君宣宗嘗北面臣之矣今欲遷出太廟幾有魯人逆事之失帝之大節如此信乎小太宗之爲人也若貞觀之政治雖非至理亦謂小康宣宗之時內則宦官之驕橫外則藩方之跋扈逆氣相乘禍亂交作日食見於正旦大水偏於數路其視貞觀之治豈不懸絕乎噫

宣宗用法無私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法不公則人之挾所愛者必勸於惡矣康誥曰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疎厥君時乃引惡乃速由率殺言外庶子正人小臣犯法皆不可縱也君陳曰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徂於姦究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言犯此

三者雖小罪不可宥也宣宗用法無私母亦天資之暗合者歟觀天康季榮以用官錢而貶之內園使李敬寔以不遜宰相而配之教坊使祝漢真以其子坐贓而流之此皆割恩正法而不廢於左右朋昵之私故當時百吏奉法而成小太宗之治良以此也然嘗考之四月嶺南軍亂五月湖南軍亂六月江西軍亂七月宣州軍亂方鎮跋扈宛若敵國雖遣將討平之而亦傷威損重矣曷不明罰勅法禁於未然之謂豫哉且鄭光鄙夫也以元舅而免租王紹鼎逆子也以留後而使襲雖雪王涯之冤而李德裕在崖州未召也雖正趙歸真之刑而李玄伯在惑左道未斥也豈若康誥李殺之正君陳止辟之公哉

宣宗從諫如流

天下抱忠蓋之士不少也造膝而陳詭辭而對良臣之名夫孰不欲也第惟艱難多故之候決非優游諷諫之時有首下足上之夷則不可無賈誼之書也有闕臣弄權之風則不可無劉蕡之策也有恃祿保位之臣則不可無朱雲之言也然必人君惻怛以求之和顏以受之褒獎以來之擇善以行之使已聽之藐藐彼亦何苦而嘒嘒哉以唐事觀之魏徵之諫忠矣而太宗反踈之張九齡之諫直矣而玄宗反斥之韓昌黎之諫正矣而憲宗反貶之夫此三君尚不能從諫如流何獨宣宗爲能然哉史謂其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章疏正刑從馬植之奏罷會從趙璘之說罪使從高少逸之

言相地從嶽明之論故以從諫如流目之也不知此乃
繩下之直耳豈有嘉謀嘉猷而能從之哉蓋嘗論之王
皞陪葬之議乃禮之大節也裴均立儲之疏乃國之急
務也孔温裕開邊之奏乃朝廷之大體也丁柔立訟寃
之言乃古今之公論也今或貶之或竄之然則好勝人
耻聞過厲威嚴恣疆懷帝皆有之矣雖謂之從諫且不
可而可謂之如流哉

黃巢入長安

唐建都長安有山河之險有城池之限有關津之防有
烽燧之警黃巢一敗私塩之匹夫耳何爲遽入長安乎
蓋僖宗於姦回如田令孜則寵之諫臣如孟昭晷則殺
之自是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安得不起爲盜

乎方王仙芝亂於濮州此群盜作俑之始也有臣曾元
裕破其兵而誅之正宜乘破竹之勢選擇能將糾諸道
勤王之師必分營而奮擊雖窮寇而必追然後招撫其
脅從安輯其反側則卽虞翊之治朝歌張綱之撫廣陵
龔遂之化渤海矣何以有黃巢之亂乎夫何僖宗於鄭
畋之良言高駢之奇策皆擯不用以故仙芝之餘黨如黃
巢者得以群聚烏合之衆橫行天下方其屠陷五六州
瘡痍數千里曾無一人能捍禦之者獨一高駢破之於
廣南劉巨容破之於荆門然皆心懷異圖一鼓而退自
是渡江渡淮陷東都破潼關入長安如蹈無人之境矣
于時車駕蒙塵失守宗桃播遷於興元飄泊於鳳翔將
誰咎乎易曰上以厚下安宅人君臨兆民如朽索御六

馬而勿自取剥床之凶如僖宗哉

鄭畋討賊

唐自黃巢作亂攻陷兩京縱兵屠掠流血成川此誠人臣卧薪嘗膽擊楫渡江之日矣都制如高駢稱風濤而勿進兵宰相如盧攜托疾病而勿視事方鎮如王敬武受僞官而弗勤王但聞天子作楚囚之泣內臣唱幸蜀之策而已不識鄭台文所作何狀能合諸道討賊哉方其刺血上表移檄召兵斬黃巢之使却尚讓之寇其忠憤激烈凜凜乎歲寒之操也愚所惜者畋之忠義有餘而才畧不足乎奚以明之李昌言作亂而以軍務委之此不知居重馭輕而倒持太阿矣古之善將者必先以恩結士卒使有挾纊投石之樂則雖水火可赴也畋不

知所以和衆豐財而士有饑色坐被襲逐何耻如之乎雖然事功未就而忠蓋可嘉也故僖宗亦曰畋儒者之勇豈不有見於此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九

屏石戴璟著

李克用破黃巢功第一

巢本群盜乘時大亂遂聚惡少寇陷郡縣勢日猖蹶立
衝天之號播洗城之酷自是乘輿出奔天下幾非唐有
矣李克用以王鐸之召遂將兵趨河中既破黃揆復降
尚讓遂能殲滅劇賊收復長安史謂克用功第一此也
以今觀之其視劉巨容之弗肯追寇高駘之弗能勤王
誠不啻如孤鵠腐鼠也愚所憾者克用其殆坐視孺子
入井而後驚嘆濡足以救之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乎方
王仙芝亂竄豕負塗猶未躑躅之時也苟克用有心
王室舉沙陀之衆以犁其庭搗其穴則樵蘇路絕飛走

技窮群盜必望風瓦解面縛輿視於轅門矣而何乃拒大同之命戕害主將坐視不羊肆侮烈攻劫之焰玉石俱焚非克用之罪乎且朝廷既有詔赦其罪命之討巢矣則當奔問官守星火赴鎮夫何既寇忤代又寇蔚州果何為哉嗚呼使克用不犯此者則此舉其光明俊偉信乎人臣之功第一矣

全忠克用構隙

克用有破黃巢復長安之功而全忠舉兵襲之嫌隙兩構兵連禍結其孰有罪乎曰全忠本群盜而能延入城中置酒甚恭不可謂不知推轂也克用若待之以禮結之以恩則貪可使也詐可使也全忠亦將落吾顛倒中而鷹犬之材不為牙爪之用乎夫何乘醉使氣以語侵之卒使連車塞路幾蹈吳子巢門之禍向微郭景銖解其醉薛志勤突其圍史敬思殿其後則克用亦枕上肉矣其何能為雖然此又僖宗之過也在易訟卦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師方二鎮不和治兵相攻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何僖宗之不能耶噫

李克用犯京城

三綱軍政之本克用以朱全忠襲已而僖宗弗能雪冤遂挾怨攻京城以誅田令孜為名可乎夫克用破黃巢復長安誠元勳之表表者也朱全忠以兵襲之此其曲在全忠而直在克用朝廷不能旌別是非而顧優詔和解之是固非矣然克用以是怨君而興兵犯京師則逆

理愈甚矣將何以誅田令孜哉按春秋書叛臣有入于
戚者而不言衛有入於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而
據土背君仲尼尚以叛繩之况稱兵向闕逼逐乘輿如
克用者而可少逭其罪哉吾聞之左氏矣臣之祿君實
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蓋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
禮臣子之大分也曰令孜誤國之罪固不容誅然既有
詔止之則已矣蓋鉗聲則壘耻投鼠則忌器今欲誅天
子左右而使萬乘之首寸流落鳳翔劫遷寶雞是誰爲之
耶嗚呼克用以臣節曰礪而倔强若此不學春秋之過
也

昭宗有恢復先列祖之志

古之人君能恢復先列祖之志
弼之任渙群渙立以竭壯馬之力先甲後甲以奮涉川
之才然後芟艾蓬蒿蕩平氛埃而成中興之功矣漢昭
用孔明故成鼎足之勢晉元帝任王導故延典午之基
苟懷恢復之志而棄英明之臣豈有不致亂亡者哉唐
至昭宗之時以宦官則自專廢立而莫之禁以方鎮則
互相吞噬而莫之繩以群盜則益肆掠畧而莫之討此
誠國步斯頽之日也昭宗即位耻威令之不振欲一洗
而恢復之此其志不亦偉乎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凶蓋屯難之時天命去矣人心離矣小事
尚可爲而大作不可興也故必大有作爲其諸在於擇
相乎當是時諸藩將帥或畏懦而無能或奸執而難托
獨惟李克用有勤王之忠又有克亂之才使昭宗以討

賊之害委之則內難可除而外變可杜矣豈不有光先
烈乎夫何於朱全忠則召之而使來於克用則外之而
不內方兩鎮構兵既不能分遏反又削克用官爵而以
兵伐之昭宗昏愚至此而雖欲誅宦官平方鎮削群盜
安可得哉卒之冒謀者有李振軻者元暉揮刃者史恭而
主惡者全忠也愚於此深悲昭宗之亡固天命之不宥
而實人事之有乖也歟

揚行密安集淮南

天下有三大而君臣之義最重故有危則力持之有難
則急救之此臣子立身之大節也按春秋子朝爭立王
室兆禍范獻子徵十國之諸侯會於黃父而春秋無美
辭以爲臣子義當勤王免之譏貶足矣故夫郊之圍不

稱師不書名氏蓋以天子蒙塵晉不能奔問官守省視
器具徐遣大夫往焉有非勤王尊主之義也此見譏於
春秋乎楊化源本高駢部將當僖昭之亂內有田令孜
倡狐兔之凶謀外有朱全忠肆梟鴟之大惡况群盜縱
橫乘輿播越此臣子誓不俱生之日而化源獨安集淮
南曾無勤王之舉何忍哉且淮南者唐室之淮南也化
源之安集淮南欲爲唐室之維持乎欲爲楊氏之封殖
乎若有心於唐室則朱全忠之屠戮朝士戕殺天子鑿
南山之竹有不能書其惡者而化源何不提兵爲四方
倡以除天下逆賊乎方其擊杜洪而朱全忠救之化源
曰自天子復長安始敢聞命亦似乎良心之發矣然而
見義不爲持善不力向者敗全忠於清水破竹之勢不

可失也而顧且前且却汲汲為并吞計是舍虎狼捕狸
狐也可謂之知務乎且于時昭宗以間使告急雖李茂
貞王建李繼徽皆儉惡之人也尚能起兵討全忠於河
中豈謂才明勇畧如化源者而顧坐視弗救憤死牖下
乎故當時馬殷以行密不事天子罪將及吾其言蓋有
激矣噫若行密而知此義克用豈能專美於前哉

柳玘戒子

學託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詩曰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故孤突教子以忠必先有損軀之
勇常賢教子以經必先有明經之實孔明教子以靜必
先有進脩之學夫以身教者不令而自從以言教者言
雖諄切而扞格不相入矣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

悌禮法為士夫所宗逮玘之世前乎黃巢之唱難後乎
全忠之搆兵此宜奮不顧身以自見其節也玘以門地
自高族感自許欲以光先人何不為討賊勤王之舉哉
玘之戒子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一有疵類衆皆
指之故學宜加勤行宜加勵玘之言誠中理矣然坐視
君父之急而不救此豈非疵類之大者乎吾聞之翟義
太守耳而有討莽之節耿純一少府耳而有誅操之心
雖事弗克就然剛心義膽可以表正風俗也朱全忠起
自群盜遽擁旌旄迫天子害朝臣弑太后勦諸王弑二
帝此其罪不在王莽曹操之下而凶淫殘虐抑又甚焉
玘為瀘州刺史獨不可移檄數罪合諸道義兵以誅方
張之寇乎且玘以明經補秘書正字以書判拔萃名者

也苟自度不能討賊則掛冠置印以俟能者亦可矣而何乃隱忍在朝眷恋不去夫何學不加勤行不加勵至此哉于時中官譏其煩碎非廊廟器曰非煩碎乃畏懦也豈若孤突孔明常賢以身教不以言教哉厥後族孫柳璩嘗國降賊豈非脩身齊家之道或未備歟

歇後鄭五作相

用舍人主御臣之大柄進退君子立身之大經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以唐宰相觀之皇甫鎛以吐突承璀薦李逢吉以王守澄顯此不知難進之道矣關播受制於盧杞而不去杜祐受欺於叔文而不愧此不知易退之道也鄭蘊武則不然方其聞平章事之命驚怪而固辭則必不寵賂宦官希畜擢用而進身之

路明白而正大矣及立朝依然無復故態未幾自度弗堪累表避位何其遷善之勇見幾之决哉考史蔡第進士刺廬州移檄黃巢巢爲歛軍贏錢藏庫盜不敢犯威望足以服人久矣及每以詩謚托賦中人不幾於不畏強禦者乎然則蘊武亦可謂良臣矣使爲相者皆若蘊武之爲人則豈有欺君誤國專權固寵之患哉蘊武本善詩其爲歇後體則亦自據所憤語多借俳而不拘程式耳而亦何病之有

李振勸全忠誅季述

伊尹放太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昭宗爲中尉劉季述所廢此何人而可行伊霍之舉哉自古言涉不遜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

驚宮闕季述幽帝於少陽院以銀搗數罪此其元凶極惡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李振爲朱全忠謀主獨能勸誅季述可不謂運籌之善者乎然以愚考之振豈有戮力王室之心哉不過欲仗義執言挾天子令諸侯耳曾未幾何勸誅朝士而有白馬之禍至於弑二帝殺諸王皆振之謀也振至是不勝誅矣厥後莊宗滅梁振不免抵丁公之罪是果無天道也

崔胤召全忠

人謂唐之社稷滅於朱全忠愚謂非全忠能滅之乃崔遐昌使滅之耳何也國家必不可無宦官第人主不當假之政權耳胤若爲國家永久之慮蓋亦陳太宗舊制奪其兵符而以王法痛懲之則雖百韓全誨無能肆其

惡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且丁時方鎮之忠者獨李克用一人耳崔垂休必欲誅宦官若以討賊之任委克用則亦庶乎其可也夫何外而不內踈而不親至以凶淫殘虐之朱全忠而召之使來以誅宦官卒之不分臧否芟之闕下以張威福自是政柄大權悉在掌握雖天子出入起居皆受其號令而莫如之何矣于此之時上而萬乘中而百官下而兆民莫不受其魚肉者豈非崔胤之召致之耶厥後朱三橫遭子禍而崔垂休亦不得其死後之欺君滅國者可不爲永鑑哉

睿宗可與權

權者聖人之大用若舜之傳賢而以天下與禹若太王之傳子而以國家與小皆權而得中也自權之義不明

於天下而後世以反經合道爲權始有以位傳之弟如
宣公以國授之臣如燕王而驚世駭俗之事起矣曆宗
以天下與玄宗豈知權而與之耶原其所欲以天下與
宋王其本心也特以宋王之固辭劉幽求之力請故立
玄宗耳然愚以爲玄宗奪子婦殺三子禽獸之行腥聞
上帝是何足爲神人之主哉宋王重厚謙恭雖河間好
禮東平爲善亦不多讓也夫豈商均管叔之不才可比
哉若使以天下與宋王必不召天寶之亂而致治或有
可稱也以此觀之權可也不權亦可也若謂之可與權
則過譽矣或曰唐之社稷承乾之所恢復也豈可與宋
王哉愚謂此亦臣子之分所當爲也若封之山川附庸
如周公與之山魯晉入蹕如梁王亦足以報其功矣而矣

必貴於立少哉

武宗英敏特達

溫公謂武宗英敏特達以今考之特其外降黠夷內平
劉禎耳若夫陳王成美文宗之子也既立其位又篡弑
之先帝肉未寒屢誅戮近臣見於裴夷直之疏此猶得
罪於天地得罪於祖宗矣仇士良輩成甘露之禍濁亂
朝廷豈不可收其兵柄而何乃幸目前之安僅能削其
官爵而已老氏崇尚虛無自漢以來有飛仙變化之術
冊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而率歸
之妖妄也帝乃築望仙觀於禁中用道士趙歸真爲先
生劉玄靜爲學士則是萬乘之尊屈身一妄人也夫太
子天下根本不可不早定也末年身病子幼宜念始終

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焉播告天下或以子幼冲不足以紹大統而擇宗室之賢使居儲貳亦可也夫何不早爲之所使宦官得以立非次亂昭穆以來出廟主之議然則武宗亦庸君也安可以英敏特達稱之哉

宣宗孝宣之流亞

世之議者曰宣帝信賞必罰綜覈名實宣宗用法無私重惜官爵殆相類也以愚觀之宣帝待昌邑王終其身而宣宗無故弑一嫡母宣帝早定太子而宣宗溺愛次子托之宦官宣帝用丙魏而國政修任趙充國而軍務理宣宗相白敏中令狐絢而專恣之闡宦弗能除跳梁之方鎮弗能禁夫豈可例論哉且所擢李行言李君奭不過以謠言爲黜陟耳豈若龔遂黃伯諸臣之賢布列在位乎孝宣之時單于款塞中國又安宣宗之時南詔叛於南吐蕃叛於西宣帝有黃龍甘露之瑞而宣宗正旦日食數路大水以是論之殆不可同日語矣

李克用遣使如契丹

按春秋僖公十八年書邢人狄人伐衛伐衛所以救齊也故狄進而稱人李克用籍契丹之兵以伐劉仁恭其得狄人伐衛之道乎愚曰不然在狄人爲之則可中國引狄人伐之則不可夫內憂外夷春秋之大旨也考之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干經其後入蔡伐鄭以號舉狄之也僖公時改而稱楚則侵強矣逮桓公沒中國無伯而鄭伯朝于楚故與中國會盟自此始矣聖人以此傷之甚懼之甚故於齊之會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

列其下所以罪之者深矣克用不明春秋之義而引契
丹入雲中結為兄弟此與楚人陳人蔡人鄭人為齊之
會何異乎故自是而後石敬瑭稱臣契丹而割十六州
之界一爭致書之理則掃境而來分番割掠使生民塗
野草胡騎汚官闕此與楚之盟鹿上會于孟執宋公以
伐宋又何異也然則克用開邊啓釁之罪可勝責乎嗚
呼克用亦沙陀種契丹正其黨類也吾可責備之全哉

寵信伶人

古者太司樂掌成均之法所以導人中和以暢天地之
氣然必禮以為先而樂以為後也苟教之以樂而不節
之以禮則縱敗度慾敗禮其何以行之哉唐莊宗本英
明之主也而乃寵信伶人如同無光之俳縣無人之謔

帝弗之思而益寵任之甚至批帝之頰以惡犬方兒女
凡鄉黨自好者亦不能容豈謂乘黃屋戴左纛為神人
之主者而偃然受之恬不知怪此豈人理哉於是而殺
存義誅友謙皆伶人為之此非李天下乃伶人天下也
弑於門高焚以樂器是誠以此始以此終也將誰咎哉
愚所憾者克用於禮樂之教失先後之序也考史克用
破孟方立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聲甚
悲一坐悽愴時存勗在側聞之是克用教之以淫哇之
樂而不能節之以禮也夫樂云樂云必若咸英韶濩而
後為正音也然非徒鐘鼓琴瑟之謂也惟其和而已矣
古者先王教子所聞必正言所見必正事教之以無聲
之樂無體之禮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也克用以伶

人百年歌耽其子故幼而習之長而悅之樂其所以亡而莫之悟皆克用啓之也是知三垂岡之宴正王室定伯之地百年歌之悲正伶人焚器之機有國家者其必慎教子之法取監於克用可也吾於沙陀夫何誅

人君之度

按春秋文公十七年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此列國之卿帥師也貶而稱人以宋有弑君之亂而不能討耳又定公十三年書趙鞅歸于晉言歸易辭也以罪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耳然則叛亂之賊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赦此經邦之大典也刺葛安端之亂遼主執而誅之亦天理人情之所宜者云何貸其死而復用之則與諸卿之縱亂趙鞅之歸晉同一失政刑矣何足爲人

君之度乎要之遼祖有兄弟之至情擇賢師傅以輔翼之使之忠順不失以安臣子之分此上計也今不能教之於始而徒縱之於終夫豈至公無私之道哉然則何法以處之曰公族有死罪磔于甸人三宥之而弗及則素服不舉哭於異姓之廟古之道也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故舜爲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管蔡亂社稷周公誅之不少貸二聖人豈無人君之度哉而必執之必誅之理勢固有不可也遼主夷人吾何誅所可惜者中國史臣而贊以君人之度愚不得不辨

生子當如李亞子

孔子傳蠱卦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及稱武王周公之

孝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夫人子而能善繼善述以承孝心則始可謂之孝矣唐末藩鎮獨惟李克用有心王室觀其破黃巢復長安請朝廷除官拒蜀王稱帝於人臣之節亦庶幾矣莊宗克用之子若繼述以承孝心則必移檄數全忠弒逆之罪名其為賊而伐之于以殘之緒之然後擇唐宗室一人使主神器以紹昭宣之統此上策也如其不能而退居藩服群臣上表勸進必不得已而正位號亦稍快於人心者如是豈非唐室之賢臣克用之子乎今莊宗則不然三矢獻廟削平梁祚可謂壯矣然謂張承業之正諫藐然弗從遂自稱帝王之尊南面以制諸侯可乎且滅梁之後寵宦臣任伶人貸民錢恣游獵采民女借二稅造樓觀殺勲臣然則李亞子正克用不孝之子身死國亡有自來矣而全忠顧以冒夾寨之戰解潞州之圍遂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嗚呼李天下之逆賊也烏足以知克用之心哉

延孝勸取大梁

康延孝本梁將耳而無故奔晉且請勸取大梁是欲伐其父母之國也而何忍乎或以為梁王篡弒之賊延孝棄邪歸正君子之所與也愚謂延孝已北面事梁况朱三已死於非禍輿情稍快矣正不應如是論也且延孝夫豈知梁不可事而能擇所從哉彼見李亞子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蕙魏博橫行天下所向無前必謂唐其興矣故懼而來奔此小人趨勢以避禍也又嘗考延孝

為人本太原胡種有罪亡梁則其為反復小人有素矣
逮唐主寵任過制賜易姓名曰李紹琛則當竭忠効力
以少贖前罪云何以崇韜之死遂懷異圖而蹈反畔之
誅嗚呼延孝為人大節如此則其取梁之策雖有成功
殆不足器之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九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三十

郭崇韜首獻勞軍錢

屏石戴璟著

郭崇韜乃莊宗賢將相也然史謂其頗受賂遺或問之
曰吾以貯之別庫助國用也既而軍士用度不足崇韜
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噫為國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乎
吾聞之國家之亂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崇韜
之言曰受賂遺因襲之弊不可不受是何言歟大臣為
朝著表儀自我作古何害而必同流合汙何耶雖曰貯
之別庫然既以賂遺為名則必不義之財矣若使楊伯
起馮元叔處之若將免焉而安肯受之耶且崇韜之所
患者軍食也而吾之所憂者民命也夫唐之境土不為

感矣而軍士何爲乏食邪正由莊宗劉后積之內帑寫佛經施尼師而吝於軍賞耳於此時也國富而民貧上肥而下瘠甚矣崇韜居論道經邦之位旣不能以道義格君發內帑以贍國用顧乃首獻緡錢不將開進奉之門乎廣賄賂之路乎漲聚斂之波乎昔卜式請輸財助邊公孫弘以爲非人情不可近然則崇韜之獻緡錢吾敢以公孫弘之言斷之

殺郭崇韜

崇韜事莊宗有伐梁平蜀之大功且隨事啓沃裨益弘多觀其諫管清暑之所請罷伶人之官排惠誠之邪救羅貫之死皆經國之遠猷也然有傳教之彥珪有謀殺之從襲有奮撾之李環有主惡之繼岌何耶蓋富貴者

怨之府爵位者禍之的也崇韜起自布衣居重鎮握強兵擢首相富貴極矣爵位高矣惴惴自保猶懼弗克而乃多爲不正之事姑以其大者言之若劉后之貪吝正長舌之婦也崇韜請莊宗正位宮闈可乎吾謂崇韜欲賴之爲砥柱倚之爲太山也曾未幾何肆吞莖之口開陷阱之路豈非弄巧而成拙求福而得禍耶蘇子由謂其冒釁伐人蹈齊潛之禍信矣然則爲崇韜者當如之何曰使爲孔明之開誠布公郭子儀之竭忠守節則臨千仞之淵而不墜其身上百尋之崖而不跌其足何患禍之足憂乎如其不然而湖可泛也穀可辟也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然則殺崇韜無貶歟曰劉后之陰險繼岌之專恣莊宗之醉夢何可以人理責之也吾可憾者

紂殺比干而召牧野之變吳殺子胥而致姑蘇之禍宋
殺檀道濟而來拓拔之亂崇韜之死未幾而或弑於門
高或殺於監國或縊於李環豈非排陷忠良之報耶

將士立嗣源

古者人君卽位必內有所承上有所命而後君臣父子
之大倫正矣若慶父之立閔公季子之立僖公齊國夏
之立衛輒聖人或不言卽位或惡其爲黨所以訓後世
討賊之義也李嗣源本莊宗養子內何所承上何所命
而自立爲君哉考史嗣源爲收河校張破敗所劫立以爲
君此人倫之大變也正當以死自誓申明大義以感激
將士則有人心者宜於此焉嗟矣縱彼不從而吾嬰不
測之禍則忠孝凜凜千古垂世豈不可乎如其不然而

乘間歸朝束手請罪則處變而不失其道矣吾觀嗣源
被劫入城之初雖叱而問之泣而諭之矣然見利忘義
爲善不終且方其乘間出宿魏縣奔相州豈不可從安
垂誨之諫而星行詣闕而見君父以自明乎顧乃聽孔
循之輸欵從敬瑭之謬策急趨汴州移檄會兵直抵大
梁其意將何爲哉若莊宗不死伶人之手則將爲衛輒
之以兵拒父歟則將爲楚靈王之以兵圍宮歟則將爲
衛太子之以兵犯闕歟騎虎之勢必不下矣記曰冕弁
兵革藏於私家是謂脅君况以君之尊以父之親而舉
兵抗衛復踵其後豈非謀反而何或者以爲嗣源初無
叛心特爲李紹榮所阻爲元行欽所間此進退兩難之
地也故不得已而子弄父兵乎愚謂莊宗雖素忌嗣源

然觀其憐從審賜姓名猶有惓惓顧愛之心焉嗣源若束身詣朝自陳忠赤則莊宗亦將愔然聽信雖有鳴黃之口不能入矣且嗣源果無反心盍不誅倡亂之強兵及勸進之諸將傳首大梁以明赤心乎蓋喜其有利於已而不知剪歟不然則劉后非有罪於宗廟也而就教之何耶且劉后之貪鄙驕淫猶或可說諸王何罪而并滅之耶夫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惡亦惡之至於犬馬且然而况於主母乎况於諸王乎嗣源為莊宗養子則劉后其母也諸王其兄弟也肆然殺之而不顧亦何難於叛逆哉後之脩史者必正明嗣源之罪而後可也

潞王即位

按春秋書莒人滅鄆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後世若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皆立異姓以滅國者也嗚呼彼鄆也楚也秦也皆無子而立異姓君子尚不許况後世本有子而養假子者乎此其瀆亂天倫自取滅亡之道也吾觀李克用養嗣源為假子而殺諸王者嗣源也徐溫養知誥為養子而殺知誥者知誥也然則異者不可強之同踈者不可強之親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非有二本也潞王本唐明宗養子向本丐賤之人既而握旌旄擁強兵封王爵亦已過分矣今宋王從厚踐祚於名正於理順且即位未有顯過潞王亦何為舉兵向闕既廢之又弑之乎此正亂賊之尤而明宗以為養

子正所謂養虎遺患也說者謂潞王事唐太后祀唐宗廟亦何害於假子不亦立乎愚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族姓制於聖人所以別生分類也喪服記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不爲長子斬不繼祖禰也於族人且然况異姓之人安可混而理之邪且明宗以假子滅莊宗諸子亦可以自照矣而又敗於假子豈天奪其鑒以昭負莊宗之報哉

置端明學士

學士之職設於唐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是誠凌玉清遡紫霄之地也居是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至矣蓋欲先後左右以道義輔君豈徒西掖判花北門視草而已耶是故陸敬輿爲

學士稱內相之名柳公權爲學士盡筆諫之義李絳爲學士盡骨鯁之誠是學士雖非古制亦國家不可缺員者也唐明宗目不知書以安重誨之奏始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有可嘉者然特惜其所用者非其人也將何以輔君德哉考史明宗可以有爲之君也觀其斬孔謙而去苛法褒孫岳以化清廉令百官以行轉對命諸道以均民田廢內藏以歸有司繩音樂而裁伶優薄口體而損庖厨之味遠女色而減後宮之員懲闍寺而損宦者之數念民力而免逋負之錢惡妄費而罷無名之使因失刑而謹決遣之令此數者雖漢武帝唐太宗猶不能之其所爲暗合古訓如此亦可尚矣使馮道趙鳳能以格心之學朝夕啓沃而納之詩書禮樂之中則

中興之治豈不可望乎夫何以反面事仇不知愧耻之
馮道爲之學士僅一趙鳳數進讜論然爲安重誨所薦
而數稱其忠則亦附勢之徒矣夫安重誨恃功矜寵威
福自出馬遷臺官也以觸前導卽斬之任圜宰相也以
爭論事卽誣殺之重誨專恣如此而鳳數推其忠則是
蔡邕之嘆董卓也卽此一端則鳳之所以事君又豈有
責難陳善之功哉是故以戲殺從諫而無父子之恩以
誣殺彥溫而無君臣之義年幾七十諱言儲嗣眷戀把
握不肯去手卒之從榮稱兵驚亂宮闕父子祖孫一日
而絕身肉未寒家國俱破要之二子不能正君之罪也
嗚呼向使陸贄長絳柳公權爲端明學士則其輔相之
業豈止於此哉噫

天人交感之理

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洪範論天人之感述
若影響易傳論天地之應近在樞機然惟至誠爲能格
天所謂至誠者進脩之功旣不廢其乾健而涵養之德
又不替於離明故吾而言焉天而應焉是故帝王有勅
天之命而申命用休者有面稽天羞而曆數在躬者有
欽崇天道而用集大命者有昭事上帝而式教用休者
此可謂天人交感之理也天下豈有敗常亂俗之人爲
能一言感天哉胡致堂謂明宗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至
誠而太祖適生於明年遂以天人交感之理當之抑孰
知上天厭明宗之背逆不得已而生明君哉何也明宗
本胡種也克用以爲養子是拔之泥塗之中而挈之雲

霄之上大恩胡可忘也夫何乘亂軍之迫遂圖篡祚於是而殺唐主毋滅唐子孫此非特人情之所不平亦天理之所不宥也湍激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真主亦理勢之常也况明宗凶威逆氣上干天地之和天待太祖長而誅之必遲遲歲月於勢為緩於時為晚故天奪其魄以戲而殺其子猶未已也而使養一丐子以滅其子而明宗之漸血盡矣是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其所以誅之嚴矣而乃謂天之感明宗焉豈書所謂乃罪多參列在上而責命於天耶

知遠勸敬瑄舉兵

中國所以異夷狄以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已若篡弑之賊天理絕矣天命離矣雖夷狄盜賊有能誅之則

誅之可也明宗搶館宋王襲位入死子繼古今之常道也潞王雖明宗養子乃異姓之人耳何得生穿窬之心乎夫何背郊翼不凡之遇生溪山坐無厭之求唐諸臣皆狗鼠之行或迎降或勸進乃廢立而為王而闡奸大位則其罪已不可赦矣尋復弑之於德州又殺其妃并其四子此鴟梟之心蛇虺為性人人心待而誅之也按春秋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罪其執政之臣故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其所以誅亂心之法嚴且備矣劉知遠若明春秋之義直當勸石敬瑄起兵數其弑逆之罪三軍縞素為天下誅大通則召陵之師可復許乎夫何敬瑄既入朝見又受河東節度之命則亦潞王之黨矣使潞王無千秋節與公主所言中即謀反之疑而移鎮

天平則終身為潞王之臣矣今北面事賊而又起兵伐賊是以燕伐燕也其視宋令詢死鄴王之節何啻珠玉視糞土乎有王者作當以潞王敬塘均論逆賊而後快於人心也

桑維翰何知人

君子立身以忠孝為根本所以贊弼皇猷納天下於長治又安之域而其要在明君臣之義定華夷之辨而已夫君臣之義昭然冠履之不可逆置也華夷之分截然首足之不可倒懸也國僑窮居乏著日出扶桑賦又鑄鐵硯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有司惡其姓而屢黜屢試慨然以公輔自期若有經濟之畧者也然豈意其讀聖賢書而不知君臣之義華夷之分哉何以言之初石

敬塘為河東節度使唐主使移鎮天平固亦忌其陰謀而奪之權也為國僑者當如之何潞王以養子害家嫡改應順為清泰此天下必誅之賊也當馮道勸進之時盜亦罄其罪而移檄遐邇通執而誅之然後選宋王成器子孫嗣居大寶以後五廟可也夫何以移鎮之疑決意反側是以臣叛君也夫先王八征九伐所以討不庭而懲不恪也潞王有可伐之罪敬塘俟其即位而入朝則亦亂賊之黨矣雖表其養子不應承祀安足以服天下之心哉國僑不此之思而乃請稱臣割地於契丹夫自古借兵夷狄者或和親之盟或金帛之賂而已未有許之士田未有稱之君父也國僑將一介之命恃片舌之彊求援契丹以父事之此首居下足居上天地為之翻

覆日日爲之晦冥中國之耻亦甚矣而國僑以爲得計
卒使夷狄腥羶傾國赴援雖日出危解難與晉滅唐乃
契丹之力不知致書之禮一爭打草之騎四出使吾中
國遺民血肉塗地而吾君有負義侯之辱其孰爲之開
端哉然則維翰之罪固有不可勝誅矣昔人謂晉之亡
乃景延廣之繆策而豈知維翰之罪比之延廣爲尤大
乎坐府不動甘以一尺之面爲人所縊噫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矣

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

按春秋僖公十六年書公子遂如楚乞師楚荆蠻之國
也而乞師伐齊是以蠻夷殘中國也可乎又成公三年
書鄭伐許以鄭背晉事楚一歲而再伐許故稱國以伐

狄之也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
不擇義之可否以爲去就不將變於夷乎此聖人之所
懼而寓意於春秋也潞王以養子紇家嫡以邊臣篡帝
位爲石敬瑭計者發縞素之師聲紇逆之罪則以順討
逆何患弗克必曰懼衆寡之不敵則移檄諸藩并力討
賊以行汙瀆之典于馬禔克用子孫嗣居天位豈不爲
天討之師乎夫何桑維翰請乞師於契丹且甘以父事
之故雖稱帝中華而屈身夷狄賂之以十六州矣貢之
以三十萬帛矣一不如意請責繼之此首足倒爲上下
中國之耻莫大焉其與公子之乞師鄭人之事楚何異
乎厥後與晉者契丹也而滅晉者亦契丹也然則開邊
啓虜維翰其罪之魁矣他日遭亂兵之禍豈天假手誅

之以戒後人謀國慎勿與戎狄共事也而說者謂其忠而見殺亦誤矣嗚呼高祖借兵於突厥肅宗資助於回紇敬瑭乞師於契丹皆不旋踵而遭禍至求其所以盡謀之臣劉文靜也僕固懷恩也皆不得其死知此然後知聖人作春秋憊憊於內夏外夷之辨其極世變江河之思慮也夫

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歷代臣子立身之成規也馮道歷事四姓十二君恬不知耻則豈能以書生而謹守成規哉或曰馮道言為晉主問軍謀而對之守成規欲其守父事契丹之約以免復伐之禍耳愚謂自漢唐以來知道之拜迎勸進至四朝者蓋絕無矣此萬

古之遺臭也其言軍務縱或盡如孔明李靖之策君子尚曰此老賊之謀也况其言之謬者乎向使景延廣不撓其謀則將使中國之人裂冠毀冕胥而為夷狄之俗矣士子讀書而忍見此事乎夫古者帝王於夷或來王或即叙或通道皆以夷狄臣中國歷代之成規也宣成猶能使匈奴款塞明章猶能使西域來朝豈有臣夷狄而又以父事之者哉夫夷狄譬之禽獸也而以父事之則視所生之父為何如人乎吾觀魏絳劉敬和親之策君子尚責之曰夷狄自為夷狄可也而與之會盟可乎夫會盟且不可而可事之如父哉使賈生見之吾不知將何如其流涕長太息也夫自桑維翰唱此謀而馮道贊成之自是契丹主服赭袍坐黃龍府行入閣禮而馮

道又輒迎降勸進書生謹守歷代成規可如是乎此其
老奸巨猾雖閹門寸斬猶不足以謝天下矣蘇子由不
察乃以馮道比晏嬰其言曰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
將之下日與虎兇為伍棄之而食薇蕨友麀鹿自經溝
瀆無異矣嗚呼果以死節為易事然則孔父仇牧又何
見責於春秋哉率天下而忘君事仇必此之言矣

安重榮耻臣契丹

石敬瑭結契丹以伐唐甘心執子弟禮不但齊景文吳
之耻也安重榮為成德節度使耻臣契丹上表數請伐
之其論甚正矣夫豈桑維翰所能及乎然愚以為敬瑭
為明宗所愛妻以永寧公主潞王絳逆之時重榮為巡
檢使豈不可勸敬瑭起兵討賊而乃坐視敬瑭朝見受

偽命則何以見明宗於地下乎既而以移鎮之故帥步
騎奔晉陽于時維翰乞師契丹豈不可引大義力爭而
亦緘默不諫焉果何見哉遠夫割地稱臣之約已定始
執契丹使者上表伐之亦晚矣既而敬瑭言不我從則
解印而歸猶為上策顧乃與安重進結謀招集流民數
萬南向鄴都果何為也得非蹈敬瑭之故智乎此吾謂
重榮有謀反之罪何以討契丹也不然社重威帥師來
討何不束手詣朝而乃與官軍戰哉考史重榮為敬瑭
所招其兄毋以為不可而重榮卜之而後來且指幡竿
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又謂人曰天子寧
有種耶是重榮謀反之心已具其諫臣契丹非能識中
國之體也恃才而發耳他日鐵鞭徒誑而流首送契丹

其亦天假手誅之也

知遠保河東

按春秋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獲晉侯書此所以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予秦伯也白石敬塘藉契丹以得國而其子重貴輒背前約焉以故大舉入寇虜其君而滅其國此曲在晉王矣劉知遠但自保河東而弗之救其以契丹之伐晉為是故弗之抗歟愚謂秦晉皆中華敵國也故曰伐曰獲也固宜若契丹本禽獸之國今大舉滅晉奴婢我子女魚肉我族類中國稍有氣節者其忍坐視弗救乎按春秋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戎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為狄所滅東徙渡河春

秋詳而書之所以為後世勤王之勸也晉王為契丹囚虜此即狄之迫黎侯戎之伐凡伯也劉知遠擁強盛之兵據形勝之地正宜鼓兵而北以發舒中國之憤豈不為召陵之師乎夫何聞契丹入汴但分守河東以為自全之計此其意何為哉蓋幸中原無主則將有迎降勸進於我者此郭威所謂伯王之資也而乃忍亡其宗社不忍改其年號將誰欺乎其後父子相繼四年而滅此可為人臣不忠之末監矣

契丹滅晉

石敬瑭乞師契丹割地稱臣且事之如父此中國大耻亘古今所未有也齊王繼之聽延廣之謀爭致書之禮決陽城之戰未幾兵敗國滅身為俘虜議者多以為使

不聽延廣之謀則其國未必滅也愚謂延廣之伐契丹正合春秋之義雖敗何辱乎第所謀者內政不脩而先變於夷矣其能無夷狄之禍哉何則三綱五常所以維持人極羽翼皇化也齊王以叔母為妻而夫婦瀆亂罪不在公子頑之下矣且自陽城一捷之後日益驕奢廣置宮室崇飾後庭賞賜伶優不恤民瘼至使今年括民穀明年括民財馮玉鄙夫之尤也反倚任之劉知遠落將之良也反踈棄之逮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調鷹犬內排阻人言政事之失如此國欲不亡得乎吾以為齊王雖不激怒於契丹亦必有敗亡之理要之晉所以滅在國政之乖繆而不在於伐契丹之失在倫理之廢弛而不在於信延廣之謀昔有被髮祭伊川者辛有見之謂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已而果然晉王先變於夷矣又何怪其見滅於夷哉然則契丹非能滅晉也乃晉自滅之耳

范質稱馮道

人臣以死節為忠士子立身第一義也馮道事晉事漢事周事契丹有羞惡之心者可如是乎且數君或篡亂之餘或弑逆之賊道不能為國則亦已矣奈何迎降者道也勸進者道也此禮義廉恥之風掃地無餘以王法論之殘身豬官剖棺戮尸亦不足雪人心之憤蓋賣國覩利之罪有不容責者矣士君子於是人方將口誅筆伐於數百載之上有何善可稱而稱之耶夫何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貿易人無間言屹如

泰山不可轉也愚謂厚德者必守禮義之節稽古者必明忠孝之機宏材則有亨也濟蹇之策備量則有難進易退之清我思古人若王彥章之死于梁宋令詢之死於唐趙溥之死於蜀韋廷美之死於漢沈斌之死於晉范質以是稱之亦庶幾矣而乃以天下之美稱加之天下之逆賊其誰信之哉吾謂察人之言可以知人之心范質爲周世臣逮太祖以黃袍加身則亦上表勸進此其不忠之罪與道相類而宋太宗惜其死也蓋質自知得罪清議故陽稱最不忠之人以自蓋其最不忠之迹而欲以欺天下後世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之謂矣

世宗宏規大度近王道

爲國必以王道爲本王道如精金美玉本之以仁義文之以禮樂行之以誠實下是則入於伯矣又下是則入於夷矣司馬公稱

周世宗以信義御群臣以正義責諸臣賞王瓌褒仁贍存嚴績誅蜀兵棄馮道誅張美克江南愛百姓此宏規大度近王道也自君子觀之世宗娶李崇順之婦爲天下母則豈有葛覃樛木之化乎柴守禮本生之父不能迎至京師致犯法殺人而不問是以父爲路人也而可乎若夫用法太刻罪及無辜于竹奉隣孟漢卿張順陳握康儼符令先侯希進輩皆罪不至死而徃徃寘之極刑其視漢唐之恢復大度以寬仁致治殆不及也安得以爲近王道而異之耶

王朴何如人

王文伯誠英雄特達之才也豈惟五代所罕見亦自古難得之臣哉何也人之所難知者曰兵法也曰天文也曰律呂也文伯上平邊策太罕以脩政用賢豐財阜民爲平定之本以先吳次并選將練兵爲攻取之計此雖古之韓信李靖號知兵者豈能過之哉漢之曆凡五變而惟善於太初唐之曆凡八變而惟善於大衍則曆之難言也又矣文伯以歲軌離六文朔望周變爲欽天曆此雖古之太初太衍何以過之哉至於律呂之學尤有未易言者文伯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天之弦用上聲而樂和則與信都房之制扇而氣從吹自合李嗣貞之振鐸而黃鍾自應又何異哉且其出處大節亦有可觀初依楊邠以邠之專恣不法舍而歸周亦可謂擇所從矣故生則不次超擢而榮也死則王鉞扣地而哀也若文伯者非五代文臣之表表者乎使周運不衰而文伯老於將相則功勳奇偉而爲周社稷臣矣

仁贍死節

食人之祿者死人之難此臣子萬世不可易之大防也吾觀五代之世死節之臣何其寥寥哉歐陽脩作五代史獨王彥章裴約劉仁贍三人焉夫彥章死於梁裴約死於唐固有可稱者仁贍之事用唐也節度清淮世宗圍之數重攻之數月不能下逮病篤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則其死生之節蓋亦未明也殊不知莫親於父子仁贍之子崇諫幸父病而謀出降仁贍誅之則

與石蜡之殺子事相類也豈有殺子以自明者而肯變其節哉抑吾聞之敬翔亦死於梁皇甫遇亦死於唐皆不以死節善而仁贍獨能以氣節垂芳千古何也彼二子皆爲國盡而致之敗也晏嬰所謂私昵之臣不足道也仁贍堅守正敵則利國家無不爲矣得不謂之忠臣乎哉雖然李景乃昇之子篡揚行密舊彊以立僞號者也而仁贍爲之臣又豈利見大人之義哉此歐陽子深嘆之也

斫筮督戰

將之所以立功者兵也兵之所以奮力者氣也夫將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千人成權萬人成武而以氣機爲上則其銳莫當吳子曰三軍用威士卒用命不從令者誅

尉繚子曰民非樂死而惡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夫三經爲是言者何也凡戰勝在於立威立威在於戮力戮力在於正罰今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能使之爭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忿聞鼓聲而喜如逐獸而欲分肉如登舟而欲濟岸敵在山緣而攻之敵在淵投而取之當之者破觸之者亡亦在鼓其氣正其罰而已故曰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吾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是故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也萬人之鬪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

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宋太祖伐南唐士卒不用命者陽為督戰斫其皮笠後閱劔迹誅之此可謂之明令可謂之審罰矣然則以二千之卒勝二萬之兵不以此哉雖然後之用兵者當知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終

通鑑品藻序

侍御屏石戴公家食時嘗自秦漢迄於五季凡帝書王籍新載舊章搜輯剔磨議擬該綜或功而抑或罪而宥或未就而與或未著而奪皆得乎義理之安而適夫文質之中題曰通鑑品藻侍御對霍李公按部關中因諸生之請命工梓之郡齋石谷子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

用事匪中非道論史匪經非學故刪述
帝典攸敘精一之傳是非魯史以定百
王之法後之學者以是爲宗乃若漢處
殫妙於雅思梁約慚志於大典晉壽昧
誼於君臣宋光失宜於取舍豈不同異
以乖方直或爽者哉晦菴朱氏嗣作綱
目以續春秋彰善癉惡精矣美矣然簡
衷重大論說難該微文隱辭或不易曉

屏石公乃闡朱子之未盡以揚尼父之
不傳一代是非數言而決千載得失一
目而盡諷誦簡易照聽詳明非徒摘辭
綴藻亦將通文究義挹其源游泳而莫
測入於道日用而不知二公宣德敷化
風動神行里頌塗譎蘭芬椒蕪豈非行
之有本用之有道耶斯集之布達之四
方固不獨涇渭仁覆崑潼澤潤云爾

嘉靖戊戌孟夏之吉陸海王準書



